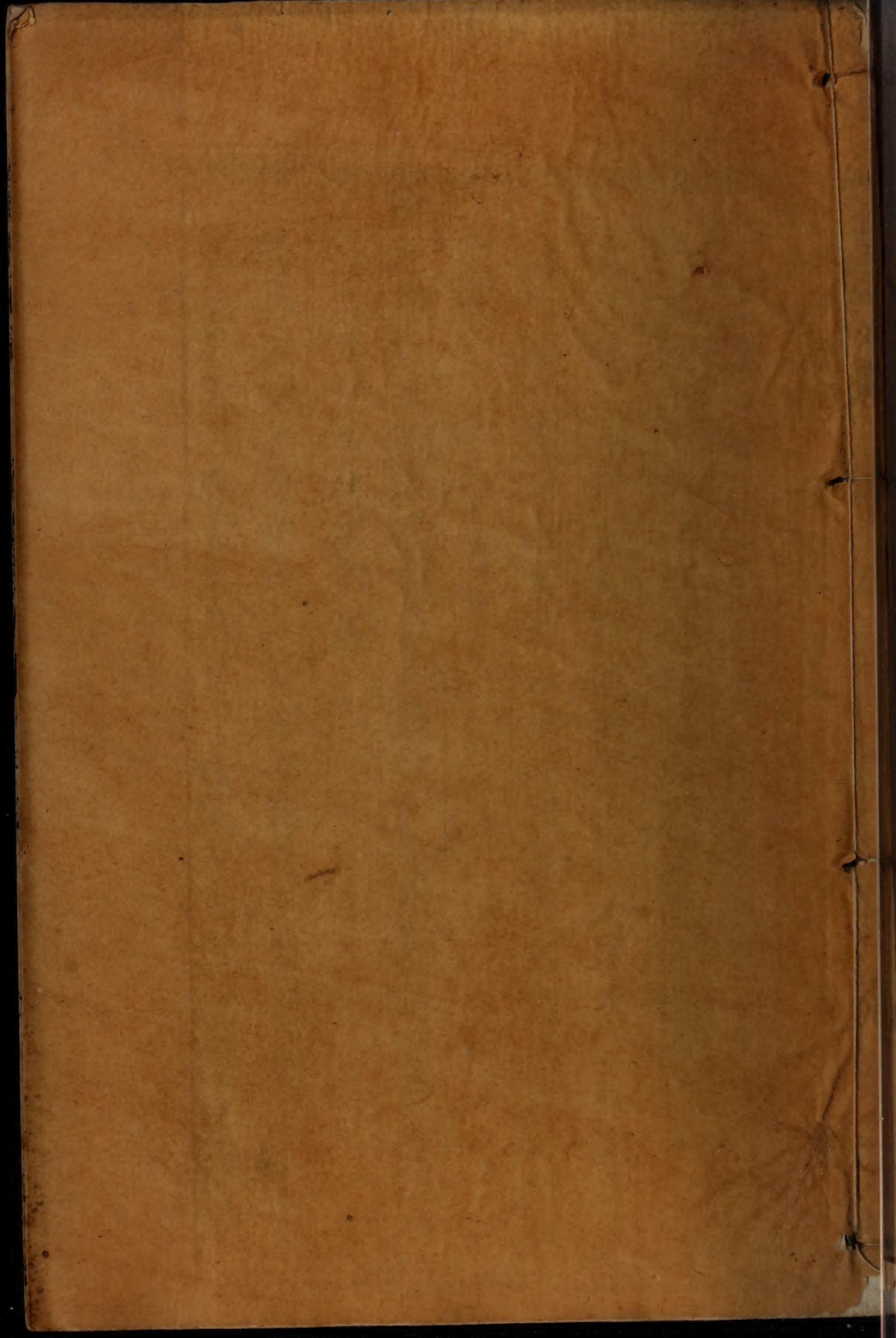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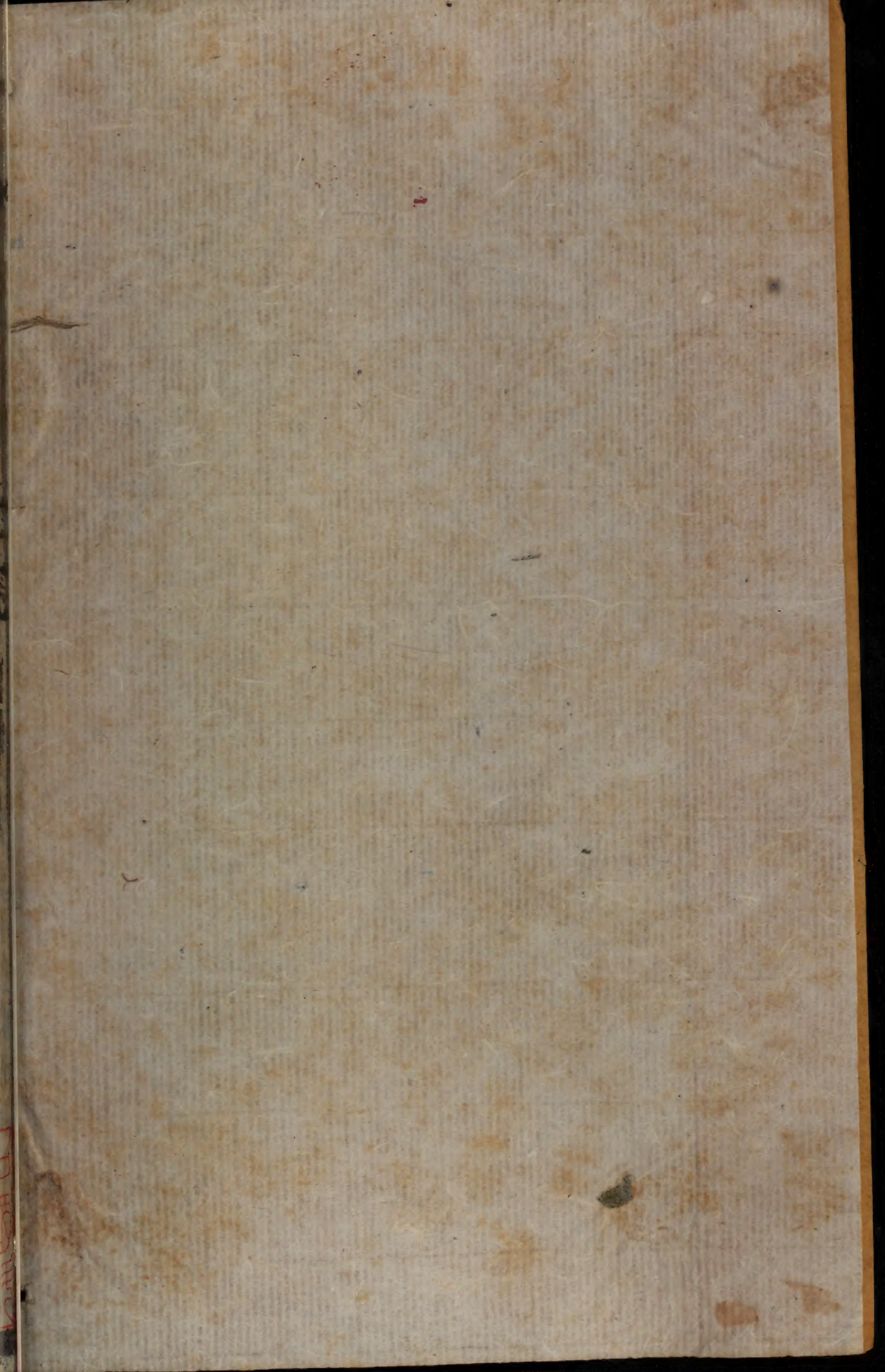
襍志

志襍綱網羅舊聞收拾賸語俾於志無遺憾爾然其中頗有與本志相發明於本志補缺失者山經水志有說必詳編貝碎金聚亦可寶聖人識小蓋亦有以也志襍編附藝文後

劉知幾曰兩曜星辰麗於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星緯不易

昔人受封之日以歲星所在為說晉文即位歲受實沈董因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　按此晉主實沈故歲在實沈謂晉文公適屬得歲而言非專主即位時說

春秋戰國地每多遷變要以九州之分為正



得其效驗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陳氏曰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冀主樞或繫之二十八宿實沈晉或繫之五星辰星主燕趙先儒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之子産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歲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幷州之星土也賈氏以爲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恐其不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以上占妖祥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周季上配天象有十三國呂氏云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配之唐氏云子産言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封閼伯於商邱主辰則辰爲商邱分參爲大夏分其來已久非因封國始有分野若以封國歲星所在即爲分星則

僅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畢昴二
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亙
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者以
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漈鄭漁仲亦云
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
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
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
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癸辛雜識
陽城田氏嘉穀曰王應麟地理通釋十二次之分大梁趙也
實沈晉也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何以趙獨有
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或多或少徒以相
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聞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

不如是無須綴學問且取步天歌讀之因考諸家異同遂於丹元子者覽圖誦歌得心應目每於秋夜登臺仰觀內自太微外及列宿經緯周垣若珠聯碁布可數而知鄭漁仲謂秉秋無月碧天如水一天星斗盡在胷中如視爲覺忽而不究心非達天者矣

附渾儀宋沈括玉衡長十一度去極十五度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鈃山之西癸亥天子南還升於髭之隥丙寅天子至於鈃山之隊東升於三道之隥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𨽻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而濟於河馳驅千

每封國自有分星不應相土因闕伯晉人因實沈矣又漢魏諸儒辰次度各用當時歷數與歲差遷徙亦非天象度數之正惟唐一行下觀山河兩戒上考雲漢之終始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最得天象之正

又曰魏書天象志永興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八月乙未又犯之在參四年正月又食在畢直微垣之陽參在山河之右或曰自上黨並河山之北皆鬼星參畢之郊也五年四月上黨羣盜外叛六月蒦澤人劉逖自稱三巴王據此參爲晉星當從其舊王晉天文志云上黨入輿鬼二度河東入張一度前人已闢之矣

明潞安栗應麟星野論曰余初第時見廖洞野學士云天文

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元王六年晉澮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擊 一本作潔

七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韓武子都平陽

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

十七年晉取泫氏濩澤

愼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

爲河雍向爲高平

于類青陽娶于類氏生少昊今澤州訛其瑞

井周有井伯穆天子與井公博今天井一日天門桀所居蓁

邑井宿所分

里遂入于宗周庚辰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賓虖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林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乙酉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至於鹽己丑天子南登於薄山窴軨之隥乃宿于虞

查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通道即鈃隥也按太行山南濟源縣天井有水昌黎詩所謂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是也至天井關之天井習井而無水惟有天井溪即水經注北流泉也

高平畢氏振姬四州文獻攷

商湯革夏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二十五年作大濩

渠郎應劭風俗通曰晉有渠郎公周大夫渠伯糾後漢有莒

山非齊渠郎

鄈邑姓周邑野王西北在陽城

董封趙董安于死簡子追封在高平非聞喜董澤之陂

鄔郚姓春秋二鄔一在晉魏舒以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在太

原翼有東西鄔曹參從韓信擊破夏說軍於鄔東即沁水

東鄔

續續牙國續牙舜之七友舜發退為諸侯晉狐鞫居采謂之

續簡伯

范士匄封長平匄邑范與和大夫爭田即此

冀冀氏并於晉晉以封郄芮昔郭季過冀舉郄缺漢猗氏縣

有冀亭在皮氏東今沁水故縣

娥陵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列子所稱孝娥也

廧咎如杜例云赤翟別種今壺關陵川

長長放氏後春秋赤翟今高平長堰

鐸赤翟春秋鐸遏父邑今澤之鐸壑訛奪火

米采子國赤翟後今高平米山

依史伯說依疇歷莘皆鄶邑鄭語依蔽補丹也鄶在翼丹在

澤歷依在今陽城莘在下陽

五鳩少昊臣元魏有五鳩墓在今高平發鳩山

胥胥臣胥氏之先在太行邪

伯封夏天官夔之後羿滅伯封金仁山曰君臣爭諸侯也後

為吉甫邑在今高平

原夏后杼居原世云沁水西北有原城疑以二原[illegible]

晉陽肥子後遷昔陽平順東有昔陽故城荀吳假道於鮮虞遂

入昔陽昔陽人遷長平

散宜堯娶散宜氏後散宜生事文武今高平散蓋山訛傘商

蓋殷侯國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甲曰難攻請先九黎攻

九黎而商蓋服今高平蓋州

泫氏逸書趙獻子城泫氏竹書梁惠王九年晉取泫氏有泫

谷水

防風主祀封縣今沁水西北山瞞姓

高梁公羊晉人敗翟於高梁在高平非臨汾高梁故城

陵澤隗姓國即陵子壽胡也今陵川

鄈即葵惠公許賂大夫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即此竹書梁

惠王元年趙魏伐我鄈京相璠鄈城在山陽西北六十里

陽卽陽樊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八仲之官守焉秦遷

周於陽人聚今陽阿

寔鄍也平陸東北有鄍城今在陽城冀爲不道伐鄍三門大

自顚軨卽此

原晉伐原以原公歸高平原村有原公水晉伐荀以賜原氏

先穀封曰原穀

邗武王後封邗京相璠河內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邗城邗亭

邗臺隱十一年王以絺租攢茅十二邑易鄔列爲邗田

鄔氏三卿分晉徙晉侯端氏今沁水

南藺今高平有藺相如廟北藺在汾

巴公周同姓國呂氏春秋晉文公西伐巴蜀今汾州遷巴于

於高都號將有巴亭

使武安君為上將齕為裨將令軍中無敢泄武安君者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即今省寃谷是也其谷四圍皆高山前一路僅容車馬趙軍既入秦用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既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築壁堅守武安君築臺以望趙軍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因建空倉於西山以紿趙軍趙軍絕糧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解甲降武安君誘入谷口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八人歸趙前後斬首共四十五萬人嘗日頭顱如山後人收而埋之置骷髏廟

戰國趙括母長平之役括母嘗上書趙王言括不可使括少

今澤州

左氏傳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今澤之大棘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軍於長平殺其將趙括降卒四十萬　長平初隸韓赧王五十三年秦將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韓道已絶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韓趙爲一可以當秦於是降趙五十五年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據之趙用樓昌計媾秦求和諸侯聞之不復救趙廉頗堅壁不出又多亡失趙王數讓之武安君白起行千金爲反間言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括母諫不聽秦王聞括已將乃陰

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
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
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
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
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北冀之南漢之陰無
隴斷焉

摘山海經

太行在郡邑爲中原之繫北次三經中名實今昔不同而
脈絡可尋況王屋發鳩沁水丹水漳水可指者猶有目因
類及之所云四十六山如神游洞鑒知太行綿延極於無
窮故摘山海經北次一卷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反其首曰歸山

讀父書以天下莫能當與父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問其故父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趙若用之必覆趙不可使為將王不聽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卒用括以至于敗君子謂趙母知子趙王不知臣為足恨

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里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欲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菅音間）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鼠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停山底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䐗其狀如句瞿（言頸上有肉䐗句瞿斗也音劬）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音陷）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還旋旋儛也驒音暉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鶌音䳜是善驚其鳴自詨今吳人謂呼為詨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音詨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今亦呼鮎為鯑音蹄食之無癡疾

凡記鯑魚鯢魚孩兒魚名鰨名納皆能緣聲如嬰兒土人云聞雷則奔竄山谷今青蘿山多有之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屈居二音或作鳥其鳴自詨食之不饑可以已寓未詳或曰寓猶誤也

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

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江之隥其上多蒼玉多金其

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

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

有玄礵黑砥名也尸子曰加玄黃砥明色非一也礵音竹篠之篠高水出焉南流注于

河

又東二百里曰蟲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

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而東南流注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是多石𤃬水出焉𤃬音輦而西北流注于泰澤地理志王屋山流水所出流聲相近殆一水耳流即濟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外傳曰景霍以為城南望鹽販之澤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或無販字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藷藇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為藷音儲語有輕重耳其草多秦椒子似椒而細葉草也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

水出焉南流注于河[illegible]出穀遠縣羊頭山也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詩云彼汾沮洳無草木有金玉濝水出焉音淇南流注于河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為白溝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音如倉囷之囷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洹音丸滏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於漳其水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

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妣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姑習二音食之不灂不瞧目也或作䁲音醮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虖池呼佗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又東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郡涅縣其上多松栢有金玉

又北二十里曰松山陽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郭與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音悉各反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泜水出于其陰音抵肆也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泜水出中邱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未詳也音雷或作壘魄壘大石貌或曰石名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虖沱呼沱二音

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堙塞也音因漳水出焉濁漳音章東流注于河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今在樂平郡沾縣沾縣故屬上黨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清漳出少山大黽谷至武安縣南暴宮邑入于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午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木中枚也音荀其草多芍藥芎藭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黽鱯似鮎而大白色也黽似蝦蟇小而青或曰鱯黽一物名

北入于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鄰水出焉(或作郯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音祈)般水出焉(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瑶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未詳或曰鵂鶹也)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未詳或作鯢)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音元)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其名曰羆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音屋棟之棟其鳴自訆虖沱之水出焉今虖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而東流注于漊水音樓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液音悅懌之懌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濩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漊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靈丘縣滋水出焉音慈而南流注于虖沱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音寇東流注于河

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藻聚藻茝香草之茝音昌代反）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薶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摘水經注

水經注沁水逕行跡於今猶舊丹水濩澤及枝津所合并流注處攷之良然緣摘經與注從源至大河中間縈廻分合灑灑可誦亦備史公河渠書之義　秦中甯洛間有丹水特列經日此則附沁疏說以是水孤行不遠故也

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沮當作湼宋本亦作湼後漢郡國志上黨郡湼縣注引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郭云在湼）

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鷄號之山其風如颲（颲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

城西曰潘潰下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元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淵水水出其縣北東南經澤城東又南入於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下訢為侯國一本作卞訢考之史記漢表並無其人惟琴操云卞和獻玉於楚王封為陵陽侯辭不受退而作歌水歷焦宋本作樵燒山東下與黒嶺水合水出西北黒嶺下即開登也其水東南流逕北𨛬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又東南又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

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洛出左右近谿參差翼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御覽作駿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以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峻山東帶引衆谿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於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

水源出銅堤山歪出周迴水道九百（御覽引作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皆霖雨衆谷走水小口（宋本作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御覽引此與注作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卒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御覽引此注作）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三（玉海引此亦作間二毀疊一字當作間關）歲月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造也其水南分爲二水一水南出爲朱

其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沿波漱石瀨瀾入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宋本作茂）密奇（宋本作偉）為翳薈也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也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左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撿行沁

土將代郭盦長諫曰邢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
三十里有故邢城邢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
中濮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邢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
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
令范雱愛河中宋本作內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
碑於廟治中劉明宋本作別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
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
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
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
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
廻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
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

濤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又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爲臺渟水南東入沁水沁水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於沁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邘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則（宋本作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宋本作國）也城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

郭城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北流左會（舊本無會字）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君（舊本無君字有之字吳琯本以之字改作君字）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

豬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矣非爲廻轅於此也邢水東南逕邢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橋一作臺西南三十里今是臺在邢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之余所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漢當作濮陽徙野王即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一作治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岳廟廟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陰渚青青彌望奇可嘉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

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丹
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
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
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
太行之嶮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
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
水又東天井谿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
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
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
志曰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
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

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疑作猶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衞青爲侯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元谷東流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晉書地道紀曰縣有太行關丹谿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山望齊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

又東過野王縣之北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據今韓詩
春秋時赤翟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
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
有邘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

沁水於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
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
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
左水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
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
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

葵卽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
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謂之丹
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
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也水首
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
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又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
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於沁水也

又東過周縣北

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
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
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
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於沁也

跡[illegible]德大河壺涉水枝瀆[illegible]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

之目矣

畢氏曰析城古桑林昔湯禱雨之地有廟巋然其實桑林卽濩澤也吾安知大濩之與桑林一樂一舞非同部也皇甫謐曰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蓋得之矣左傳襄公十年晉侯以偪陽予宋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脅有孔邱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

謂楚漢之際殷王邛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
鄭次於懷城殷殷晉是城也然殷之爲名久矣知非從邛
始晉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都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朱
溝又東南注於湖湖水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
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爲侯國今
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
人徙家蓮芍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治冢塋起祠堂於
平陵平之肥牛亭近延陵奏請之詔爲徙亭哀帝建平二
年薨遂葬於彼此則非也沙溝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傳公
二十五年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
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値東南流入
於河先儒亦咸謂此溝爲步一作其故瀆因及[illegible]

罪臣。虞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
王屋洛林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
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
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
兵下芒卯並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畢
氏按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
陵㶏灃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內之開
封中牟陽武酸棗卷此或效潁川長平然王屋洛林則皆
跨河之南北林林鄉也王屋軹也長平或先隸魏後隸韓
竹書顯王七年我與趙楡次陽邑十年鄭取屯留尚子十
七年晉取泫武濩澤濩澤今陽城泫武今高平尚子今長
子國知南北長平先隸魏也然蘇秦以合從說魏不言長

殺之而後從政故郎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
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重傷其類也
家語竇鳴犢一人說苑澤鳴犢犨兩人犨即鳴犢澤以邑
氏水經澤氏縣即今陽城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
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
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
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
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
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
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

臺討保於渾儀章天命遊於四方爲天下討保其罪不

服此則湯之所以誅桀也桀居天門天井也鳴條在今冀氏少山在沁源

周商高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夫子善數也請問古者庖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以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

平魏至是以長平與秦又何以有秦趙之爭哉解之長平既破韓復有一長平在潁川魏有長平在汝南秦有長平在谷口豈皆韓之遺民歟秦有其地不有其民其民歸韓歸魏韓道絕而通於共甯出入由魏乃分有其民也秦以長平旌武功望夷宮在長平卒爲二世幽弒之所以一人殉四十五萬之衆天道蓋可畏哉

墨子夏王桀天有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禹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山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余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

子所以爲子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鬻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商蓋即今高平散蓋山散宜生續封訛奄蓋辛

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

商蓋服矣辛甲七十諫而紂不聽歸周周封甲長子垂辛

有之二子爲董氏

鬻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之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

者擭舜往漁之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

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

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

曰聖人之德化乎

列御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方出圓笠以爲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

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聖

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以數其裁斷萬物惟所爲耳周

公曰善哉注云商蓋在今高平商客老子之師起太行周知商高七姓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

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

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

子曰二子盍相觀乎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往觀焉見

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二子盍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往觀焉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

陽關之東顧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造父本封趙城秦趙共祖之穆天子傳造父御八駿再登顛軨過黃澤顛軨陽城黃澤遼州也

呂覽桀爲不道暴戾頑貪棄義郎譏以羊莘侯侈爲相夌轢諸侯以叉兆民不由於國始遷於垂秦龍逢以諫死太史終古哭而去大霧雨血枉矢參射湯與伊尹謀代夏伊尹往視聽夏聽於妹喜妹喜曰今夕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湯方發師升陑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戰於鳴條未接刃而桀走遂至太沙禽之焦門放之南巢而夏亡焦乃城地鳴條在冀氏南沙子國今洮縣桀居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吳起所謂左右孟門羊腸在其南盧睪在其北也

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御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輪輿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

可以代之

國策蘇厲爲齊說趙王曰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

左思魏都賦魏土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十優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

空倉泰以紿趙米山趙以紿秦夫唱籌量沙敵獨疑之曾謂聚米爲山十數里層巒複嶺假以走敵安可欺秦趙之牧豎哉北岳祀恒山以其神爲庚桑泣西空倉嶺北廟祀空倉神是乃庚桑之轉音也明宋匾辯亢倉子

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陽城有顛軨見穆天子傳冀攻虞入自顛軨以地氏左傳賈
頡爇僖負羈宮文公殺顛頡釋魏犨
漢桓譚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皆盲文帝問何因至此對曰臣
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
餌竇少康後起今沁水觀津儀州皆其後
世本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郡　按
經傳禹與堯舜所都同在河北冀州之域居陽城爲避商
均
戰國策曰桀之居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伊闕在其南羊
陽在其北地理志曰上黨高都在天井關即天門也
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
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

春秋文公六年傳賈季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 畢氏曰續邑也蒦澤續簡伯射姑之族射姑使鞫居殺處父續與陽比鄰故也射姑奔狄為賈族聚今潞南賈村

長狄防風氏之後主封禺之山山在永安沁水西北狄數侵中國為有鄋瞞之族也 左傳文公九年鄋瞞侵齊遂伐我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按長狄春秋時襍居潞澤者說著始末略

穆天子傳 天子休于蒦澤淮南子舜釣於河濱蒦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故城南

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鄭康成注口陽紆所在未聞畢氏振姬曰意即澤之陽阿陽阿既穢濩澤矣語曰陽阿之劍又曰陽紆之劍今其地工鍛鍊名大陽由來遠矣

春秋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於鄭地輿記曰鄔城水西劉曲亭邘在太行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時里克殺奚齊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高梁即曲梁春秋晉人敗狄于曲梁公羊曰高梁書在晉人滅潞之上高梁距潞不遠矣　畢氏曰高平有高梁上梁沁有下梁由下梁戰高梁由高梁滅潞距潞百里西師之次也　又僖公二十四年傳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杜注曰懷公卒高梁高梁在平陽

北曰武安南曰屯城皆白起屯兵之所左山右水進退有據其去長平尚百餘里傾大兵於此越數險而擒雄敵俾無噍類夫以四十萬衆既當其鋒又絕其後又宿重兵於別所布置得宜陰陽互用吾觀武安之行營部置而信能成功於頃刻也即秦王不親至河內發民十五以上赴長平武安亦足自辦矣

五代史李嗣昭傳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按高平有韓王山鳳臺巴公鎮有可寒山皆當孔道查舊志無含山疑即含山之訛姑兩存之以待考豈李嗣昭本姓韓復訛含為韓歟

竹書紀年周烈王十七年晉取元武濩澤梁沈約附注曰即

雷澤舜漁處

長平之坑至今農人掘地多見髑髏人骨及戈頭箭頭戈鐏悉銅製箭鏃三稜今猶及見之往往箭鏃中骨不得出李賀詩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簳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又曰訪古汍瀾收斷鏃折鋒赤璺曾刲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簝竹

省志紀云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頹遺址尚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土人謂交兵時築

省志紀云陵川寶應山又名秦嶺謂秦時築以事攻之長平之役秦人無邑築攻兵及將帥而築也又計百餘百里非

禹貢錐指云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東河內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縣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

高平畢氏振姬曰周禮有星土之說晉屬諸參拜戎不戰戎翟實偪處此潞子土地甲兵壓天下周鄭齊魯邢衞偪狄方西向與晉爭沁之嚴翟武鄉沁源之白翟遼之昔陽榆社之甲父純留之留長子之吁壺關陵川之廧咎如甲耳澤之鐸高平之辰米陽城沁水之鳥號長翟枝馬箠從潞子盜邊不爲晉之分民豈爲爲參之分土晉分民參分土何以天子諸侯百年戎翟之患無寧宇春秋詳內而畧外不論也晉之滅潞也爲不祀也星辰之神山川之神與神

世本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經傳夏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居陽城爲避商均山海經少室之山郭璞注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是河南有陽城

博物志曰河東堯所都大陽舜所都前趙劉聰據平陽後趙石勒據襄國石季龍據鄴北齊高歡以鄴爲上都晉陽爲下都

河圖曰九州殊域水泉剛柔各異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塞其泉辛以鹹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杜牧曰冀州者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彊大也

確不集者焉其土今晉之境者矣

本志云河東蓋禹貢雍冀二州之域而冀州為多當觜參之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叢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上地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市以竟監牧之用太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為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郡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于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丹朱之惡顧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為之立繼乎左

農祝融久餒晉何棄而不祀乎

又曰太行迤北奄為翟土周鄭齊魯邢衛歲常被兵虎鼓夙沙昔陽甲父米子翟寧鐸辰與廧翟長翟白翟鳥號皐落稆首尾春秋八見晉霸東徙于晉晉何嘗始封有上黨哉

新唐書戶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二口十五萬七千九十土貢人蔘石英野雞 縣六晉城端氏陵川陽城沁水高平天寶元年更郡名有府五曰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澗

隋志河內郡有濟源縣舊有沁水縣後齊廢又有安昌縣高平縣後齊廢有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

按隋開皇初始并為澤州長平郡自此前後領縣六至唐省丹川入晉城建高平郡而州縣界域合并盡此如今時雖所置省改不同其區畫隸屬無異[illegible]

半甲所封有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顏師古注曰長讀長短之長今俗爲長幼之長非也此未必無據不知孰是

古所論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也今所謂山東乃古之齊地青齊是也謂之山東蓋太行山之東也東坡詩注

尸子曰太行牛之難尸佼晉人

十三州記曰太行山或曰孟門蓋險阻是也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河出孟門之上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杜預注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

傳載子產之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之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于薊而未嘗一見于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之國亡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在舜皋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其子孫何也

按平陽府浮山縣志云丹朱食邑潞有長子縣其名舊城曰丹朱城唐十道圖曰堯長子丹朱築在縣西周三十里

又有丹朱嶺縣南二十五里明謝榛同周斯盛飲山樓詩

一上有神農廟所謂前簷滴高平後簷滴長子是也

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

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亘十州之界連河北諸州始於懷而達於幽爲天下之脊 地理通釋

地理志嬀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鐵門關居庸呂氏春秋九塞之一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河內修武也 范雎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 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 蔡澤謂范雎曰君相秦坐

輝縣之白陘耶

金氏履祥曰太行爲河北脊脊上諸州董山嶺

漢志云濁漳水出鹿谷山淮南子出發苞山後魏志云出秦

山皆發鳩山之異名

德清胡氏渭曰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如自河內以至井陘

總謂之太行山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

孤露與一邱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

識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遂疑古言之非未可也

河南程氏曰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羊頭山不相應則

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生

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illegible]志云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南五十八里

[illegible]

陑在河曲之南桀走保三朡今定陶也桀自安邑入山出

太行東南行三十里有陑山

朱子曰河北諸山自北寰武諸州乘高而來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一支爲恒山又一支爲太行太行山千里其山高甚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今陽城縣境正當王屋太行二支廻轉之處中以沁河爲界也

路史前紀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螺蚌之殼顱曾公等以爲桑田之變者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

一隅之險塞太行之口

乾河鳳臺縣東南八里白水至此伏流白水河記云於阜高

水絕不流伏於地下至丹河處始出會流下軌陳詩乾河

立漢攻劉積處

四州文獻載神農之典百穀滋阜羊頭黍爲律上黨禾爲書

是以丹梁似蓋香露成池因有豢龍之圃時丹雀銜九穗

禾其墜地者帝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赤松子其

養也稻粱麥菽粒我烝民遂爲先代飲食之人

蒼頡作字四目靈光或以爲黃帝之臣路史以爲史皇神農

氏後蓋神農已作穗書書與穗相因處今上黨羊頭山神

農始種五穀西連倉頡古廟乃知倉頡君天下者非臣也

詩地理考異邑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眞別號也入道院見大鑊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勢如八仙飭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猫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余武謁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即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日于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北行磵道中蹇亂藤饞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颼颼起巖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磵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壘巘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導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眞門門內爲天王殿榜曰天下

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濶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淸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僊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以武當山為南頂泰山為東頂而並稱三頂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覊縛恒以未獲一遊為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己卯晨出縣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

飛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淸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

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眞君祠乃陟三級瑤臺極其遐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品彩爛然西曰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于是東望海岱西眺崑邱北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綫嵩山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觀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久之乃下三級瑤臺徧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夕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士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看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

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為天壇絕頂之游乃乘小山轎僕弍人持短牽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望仙坡闕披雲于脩煉之跡又上四里至憇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飲若少憇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嶮轎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癯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跡下有㵎曰避秦溝又稍上

[illegible]

似者乃今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明李濂王屋山記

明公安袁宏道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于名勝寓目而已非眞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岩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鳧鷗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猱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眞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僕入

景甚奇天既明陰雲藏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
古松十數株夭矯如虬龍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
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潤
只許長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
丹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莫
測人跡罕至元時歲投金龍玉簡于此余欲往遊之道士
曰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遊
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曰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
傳析城之山升白氣于天落五斗峯化爲湮寔自石竇中
濟水疊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
仙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日日出沒時問有

沇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所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耳恒山北嶽在雲中者是歷代以曲陽之山為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山一在平州一在高麗界中

畢氏紀郭經洹水圖說謂洹水出洹氏縣疑今澤州陵川古傳聲伯夢濟洹水而歌注云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 載林慮屬今彰德府林縣隋圖經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許氏說文又謂水在齊魯間以衆說考之意洹水非高平陵川所自出雖伏而再發而高平陵川舊志悉不載者

洹水源

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三百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不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宋蘇軾太行卜居云柳仲舉自共城來摶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明王樵私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

堙獨有擬障引沁闢丹三策

丹水自高平縣來至河内丹谷口有大丹河小丹河從西寺門分流大丹至新鄉入衛小丹至孟河尖入衛長一百九十三里　河防志

沁河性善變遷衝决之害甚於黃河至武陟北關寬四五十丈水甚淺且濁脩武縣西關丹河寬七八里五六尺深繞城北行

丹河南注西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用灌溉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　紀程

春秋左傳曰聲伯夢涉洹水圖經曰洹水出林慮山西北入洹水縣舊曰洹氏縣在澤州高平然高平無洹水

段少司空圖是玉川子煎茶處中有二泉或曰玉泉去盤谷不十里門外一水曰漭水出王屋山按通志玉泉在瀧水上盧仝煎茶於此今水經注不載

萬曆十五年黃河漫流議導沁入衛給事常居敬言衛輝卑於河恐一決有衡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明紀事本末

沁河決蓮花口金屹壋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又加築隄壩以防漲漫南河全考

沁水至武陟縣與黃河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壋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新鄉一帶俱為魚鱉河防一覽

其定懸若背負其地盡高山盡峻延亘旣遠上有三池盛
夏濩沸奔迸盡駛環州城南會爲白水東南逕青蓮峰合
丹水入於衞

晉志紀藏云王朴欽天歷法世罕傳歐陽脩嘗問于著作佐
郎晉城劉羲叟羲叟求得欽天歷經四篇然後朴之歷大
備羲叟好學知書尤通於星歷嘗曰前世造歷者其法築
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爲精
密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王朴昔
能自爲一家朴之歷法總曰躔差爲盈縮二歷分月離爲
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
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

濁漳出高平發鳩山東逕壺關屯留至武安縣東清漳出樂平南少山自涉縣來注之其處名曰交漳口遂東過鄴縣入磁州經銅雀臺至館陶入衛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穿太行山出濟源縣經河內武陟縣入黃河自濟源大坡界起至河內計長七十里又東與大丹河合至武陟亦長七十里又東行長七十里寬二百至六十丈畢皆浮沙淺深無定伏秋水發常虞泛溢

丹河源出山西高平縣穿太行山至河內縣入沁河自河內丹谷起至劉村入沁河計長五里　行水金鑑

明嘉靖郡人龐浩小析山記云小析山在州城北十里許習司馬師常住牧於此今有旗杆石在俗呼爲司馬山益李

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豫考交會不必躔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迴從羲叟言復用崇天歷羲叟歷學為宋第一歐陽脩司馬光皆遵用之後周琮沈括再改皆不效然後知羲叟之言然

金章宗承安四年五月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應奉翰林文字陳載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需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霑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上是之

金大定二十九年諭有司曰百姓多有鹽禁獲罪朕欲依均辦例令民自煎令百官議之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鹽

道八節辨其內外以聯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七曜協矣

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

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遲

順伏留使舒亟有衡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得

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易也李淳風著晉書天

文志劉羲叟著新唐書天文五行志晉史蘇董因之流也

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

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于是京師翕

然稱爲良輔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病則給醫藥常

使戶曹巡行

宋史律歷志皇祐四年十一月日月食二歷不效詔以唐八

刺澤州致仕後閒居鄉里坐爲楊珪詿誤被法士論冤惜之

秦畧字簡夫陵川人父事輒有詩名工作大字簡夫少舉進士不中即以詩爲業詩尙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荊公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年六十七卒臨終留詩云軀殻羈棲宅兒孫邂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篇簡夫自號西溪老人有集行於世子彥容爲黃冠師今在平陽

[illegible]編脩萬全字百勝高平人兄無吏字百福崇慶二年進士百勝少有聲太學中貞祐三年乙科調福昌簿不赴隱居盧氏山中以讀書爲業作詩有靜功然不多見也正大中

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遠者按察司罪之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議

新進士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選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無限以數

不耐饑寒則難小事不能成于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
詩時命好問蜀和或言令之子欲就科舉詩非所急將無
徒費日力耶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
爲舉子耳子思温字和之孫經字伯常今居順天

趙內翰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
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於世號玉峯散人集子迹字勉
叔承安二年登科賦雪云奇貨可居天種玉太平有象麥
連雲昇山故人外傳說勉叔詩章字畫皆有父風性落魄
嗜酒卒以樂死倜儻奇男子也

李承旨晏字致美高平人唐順宗第十六子福王綰之苗裔
父森字彥賓工於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二

召爲史館編脩從行省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囘首秋風
謝徹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繼
所如不數日溺水死人以爲讖云
郝先生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家世儒素伯父子颺有詩名號
東軒老人先生少日有賦聲早衰多疾厭於名場遂不復
就舉貞祐之兵避于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
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一傍富兒之門年五十七卒於舞
陽臨終浩歌自得不以死生爲意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
好問十四五先人令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先生教之曰
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磔綴緝外或篇題句
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

伏御座前日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會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大笑曰李晏捌制我耶即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經童科皆自致美發之出爲泌南軍節度使告老不從改昭義軍節度使且授子仲略澤州刺史以榮之時澤潞旱甚致美擅發倉粟三萬石振饑者因上章請罪章奏而本道提刑彈章亦至章宗謂宰相言提刑職當然李宴義當然不之罪也仲略字簡之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山東路按察使道陵愛其俊快比爲脫帽鶻云致美自號游仙野人簡之丹源釣徒有集傳于世僑之之子肯播字克紹肯獲字克守肯德字克脩元遺

一憐自笑老來心尙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寬作逐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致羨皇統二年經義進士釋褐臨汾丞時張太師浩判平陽一見愛其才爲之延譽稍遷遼陽幕官與興陵有藩邸之舊入翰林爲學士高文大册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爲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致美致美上章大畧謂天子作民父母當同仁一視分別輕重乃胥吏舞文法之弊陛下大明溥照豈可使天下

密院言襄加臺阻兵四川其亂未已請命鎭西武靖王搠
思班等皆調軍以湖廣行省官脫歡別薛李羅及鄭昂霄
總其兵進討從之
元史河渠志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
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決金堤並河郡邑皆罹
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
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
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復爲丞相有志事功集議庭中
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
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脩捍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

出中州集小序五則

郝天挺謂其弟子元好問曰學者貴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

劉壎云莊靖先生詩格律清新似東坡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轉脈絡貫串半山老人之體也雖篇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元史文宗本紀樞密院言河南行省軍列戍淮西距潼關河中不遠湖廣行省軍惟平陽保定兩萬戶號稱精銳請發

之碑文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
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賈魯訪問方
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
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
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
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
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
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
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
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

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民十五萬人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宜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作至

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廣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堌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堌至哈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四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四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四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三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靑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幷補

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搦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漈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工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

十六步其脩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illegible]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illegible]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五尺[illegible]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縈大繂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

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谿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期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脩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

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
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薶掛
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貓或大樁曳而繫
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
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
步北廣四十三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三步自顛至
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
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
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
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
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

纂而繫之丁夫數千以足踹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三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貓大橛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纘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三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

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
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棄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上
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
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繳繞上下令
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
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
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
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
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

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存脩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脩太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四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顚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顚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掫築樓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顚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脩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掫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

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曾神色不動機解提出進官覆運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趨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絶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逼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闌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闌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彌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脩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

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檐復以木楷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
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捶鼓爲
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
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
以草土等物隨宜塡垜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
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
後功晝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
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
備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
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
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

梢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壹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十有五萬礓石三千塊鐵鎖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稭扶樁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

潦水冬春凌簰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
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
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
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
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
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
步自茅河口至板城補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
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
百步稍屬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
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脩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
不等積脩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

三出焉懷甃諸子有號孤松孤巖孤雲者皆慕古好學樂善循理其子有浩庵益庵恕庵者有雲崖雲峰雲岫雲溪雲洲者皆博雅精醇親賢友善陵川之盛如此天潰衍派殆三百祀有衆約十六萬玉牒名位滿巨萬中多賢而學古然其時每格於宗伯下屬吏操予奪權承襲嗣繼賄納顯蹟有不得祿入而窮餓流離者讀元時郝文忠昇言疏其相去正自遠矣

太原稱贊善希文呂忠肅高弟元時不就祿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爲樂值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希文保障獲完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中咸保抱攜蒋卒歸土族入明徐魏公薦起擢贊善侍書東朝行

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
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
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之
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
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
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
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云
元至正十六年處州副元帥石末宜孫明劉基德政碑石末
先遼人從蕭后為述律氏稱后族遼亡庫烈兒率所部南
徙為石末氏居野狐山射狐鼠元與從太祖有功宜孫之
祖元史著者四人高平東有石末里連野狐嶺即其鄉

安懿安王子仕墭成化三年封十一年卒諡恭僖恭僖王
子成鈞十五年封二十年卒諡莊隱莊隱王第二子宏治
七年封正德十三年卒諡康肅康肅王子俊柘嘉靖九年
封三十四年卒諡莊惠莊惠王無子推宗人俊樵管理府
事卒隆慶間推俊榕管理府事免萬歷間推俊梗管理府
事卒萬歷間推充倓管理府事

元皇祇左秘去思碑云自隋開皇三年爲州迄皇統三年其
五百六十一載中之爲刺史者門著勳閥有若燕公于顗
上特眷委有若趙公王琚文皇介弟有若韓王元嘉霍王
職清約得民和有若伊婁謙明潔稱良牧有若長孫順德
彼楊德幹雖有威名不見稱述

以母老辭歸出宋學士濂集

四州文獻載宣寧王隰川王列傳云明宣寧王隰川王皆代王支子也代王桂初封豫洪武二十四年改封代王大同建文時廢爲庶人永樂靖難後復之稍不自檢與其子遜烀遜焴褻衣冠行市袖鍾斧傷人上聞之遺書戒諭王亦悔遜烀王第七子正統二年冊封宣寧郡王初建大同府城天順四年徙澤成化六年卒諡靖莊靖莊王第六子仕䖊八年封宏治四年卒諡和僖和僖王第二子成鉌七年封正德五年卒諡恭安恭安王長子聰㶓六年封嘉靖七年卒諡康靖康靖王子俊相十五年封隆慶五年卒諡昭榮昭榮王子充㸅萬歷八年封十八年卒諡温僖無子推

萬七千三十五斤鐵少而銅鉛貨倍於舊政和間令諸路
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然農具器用從民鑄
造卒如舊法宣和復相州安陽銅冶留磁州固鎮鐵冶固
鎮今上黨官榷自宋始也宋初舊有阬冶崇寧又增新阬
政和間數罷數復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重額或
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此其所以側目蔡京也靖康元年
詔罷而河北河東京東西已非宋有矣元初置鐵冶司
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
宋元豐年劉庠除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
異苑曰上黨參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訐然曰人參出上黨藂
人者善唐制上黨貢人參一百小兩高平貢人參三十小

境產出鐵其三千六百九山上黨鐵苗甚微羊頭之鋼自魏文帝稱之魏至唐宋惟儀有一冶儀即今遼州是上黨山鐵無幾也管子曰上有赭下必有鐵赭山今多無鐵空矣漢武中年大農丞孔僅奏榷鹽鐵縣官鐵器苦惡價貴强令民買董仲舒桓寬先後交口不便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爲安邊足用之本務由是鹽鐵之議起孝元時罷鹽鐵官孝明復用張林言自齊唐開元拾遺劉彤上鹽鐵表願詔鹽鐵等官收興私貨於人宋興阬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冶之興廢不常歲額增損隨之仁宗皇祐中歲入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金銀錫時增損英宗

等堡次日陷府谷縣據其城屢戰堅守詭約降縋而趨黃
甫川圖大逞延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從孤山進勦斬首
四百級晉兵亦得三百級賊窮送出縣印退保大小寬坪
等寨十月二十日嘉印再陷清水已又陷府谷兵至走之
晉晉總兵王國樑師大熸遂失河曲賊堞而守焉四年四
月十八日裨將曹變蛟艾萬年曹文耀參謀袁廓守等從
晉安詔收河曲斬首一千六百級獲軍資鎧仗數千計獲
嘉印銀印一賊岳銀印一王嘉印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陽城城下
晉地也皆秦將士力云　四年夏五月潞安狪民作亂子
壺關高平陵川　是月也嘉印既出河曲以三十四日從
岳陽入屯留長子境此賊犯澤潞之始　二十七日從高平之無寨

一兩儀州貢人參三十小兩今秋草紫團暮雨銅鞮間幾曾拔一枝拾一葉元史載上黨人參貢有歲例石勒園生人參葩茂甚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參類人形將相輩出有以僞亂眞者在人主識之識其有用不以蘿蔔當參之用識其無用不以參當蘿蔔則必不至以人國人命僥倖矣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正不必於上黨清河求之也人參生深山中近椴漆下濕潤處椴似桐而多蔭高麗人參讚曰三椏五葉背陽面陰欲來求我椴木相尋出四州文獻

九域志宋時潞州上黨郡貢人參一千斤墨一百枚兗州雜州皆貢墨二百枚今三地墨皆絕響上黨人參徒存其名

蓮澤以罪廢應門命家將張道法張瓚率蒼頭軍同擊賊
忠與賊伏于平頭山戰死瓚馳救拔出其衆賊南趨澤州
陷河遂北掠長子　賊以七月破大寧八月破隰州再
破石樓壽陽有客將與開先者歙人奇士兵使者王肇生
變宣用為將常挫賊澤州西著勇略賊從沁水攻陽城肇
生遣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其能渡沁戰于北留墩下力鬭
殺數百人礮盡無援一軍皆沒賊乃移營攻澤州州人恐
故張先奎者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州也全晉為
震動閱半月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乎濟源修武而懷慶
俱中賊矣　當是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蒲
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三路並急議督臣張宗衡駐平

坂山徑至沁水坪止村正德間流賊亦于是日至坪上從楂山西南行入
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邱長灣村而入
南山官兵尾賊不能擊　黠燈子自秦入晉犯竇莊竇莊
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濬道
濬官京師賊至泉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
保出而避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
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六月初二日王嘉印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
殺之以其首獻嘉印僞署右丞白玉柱降左丞紫金梁王名
自用復糾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三十六營八大王掃地王邢紅狼黑殺神
曹操亂世王撞塌天闖將滿天星老㺐㺐李晉王黨家破
甲錐入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闖王不沾泥張妙手白九兒

火賊以衆爲解有二人前致詞甚謹問爲誰曰宣川諸生韓廷憲也既聽其約統般命守備薛天祿受之陽和兵乘不備襲賊賊怒而殺天祿敗約南下　初紫金櫟之敗約也韓廷憲欲圖之不遂乃以三騎來歸賊至郎璧廷憲偵亂世王得一民婦惑之言于軍曰是賊與紫金櫟爭一婦人其釁可以說而離也貽書間之云紫金櫟將縛以自贖賊久合聞之遂分分七大股股萬人曰混世王曰姬關鎖曰八大王曰曹操曰撞塌天曰興謝盼利　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禦之澤州之九仙臺大破之張道濬遣張瓚伏兵三纏凹邀賊擒其渠首獻闕下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至陽城中途遇賊過之不顧曉抵沁水薄暮還潛師掩擊于岸池劉村寨上等

陽往東西二賊所將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李卑暨一千賀人龍兵二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得八千人以守陽澤潞四十七州縣責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人加以史記顏希牧兵三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岢嵐代州北接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得七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守是總督張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子陵川勝之再擊賊于潞州之西和大勝之斬首二千級十月陽和兵破賊于陽城縣之陽泉又破之于沁水毛連溝虎臺寺石塔杏峪斬獲皆千人　六年正月宋統殷擊賊寺溉子賊轉入沁水復犯竇莊　張道濬率鄉人設守時宜

落山入此東路進勦之大勢也太汾西北張應昌劉光祚任之可計日奏功他盜如霍州趙州隰州石樓孝義等處蜂毛而起皆目爲土賊可折箠笞不煩天兵然鼎臣之言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廑慮數也　五月賊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之于小河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　六月曹文詔調援豫李卑破賊于澤州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陽城之延家山　八月賊陷沁水賊自翼城逼沁水李卑駐高平王肇生三檄之不應十二日賊攻沁水陷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濬有賊守功道濬前在朝以言事得罪公論冀用軍功湔祓會沁陷乃謫其勞不許　五年九月賊掠懷濟焚清化破修

村斬首千餘 初曹聲言平陽擊賊民失望至是始服

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四日賊陷平順 曹文詔四

十八日晴時抵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出賊

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斬獲賊紫金梁老廻

廻從榆社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遁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

殺 晉撫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仰藉

皇上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遁潞

源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條今令李卑艾萬年等

澤州陽沁之延巒天井關入賀人龍李杏芳從垣絳之邵

源關聲冢村入此西路進剿之大勢也東賊二萬遁輝林

武涉山中其山爲青羊峪赤狄國王莽嶺伏牛山毓子城

一為春收栽桑之法與川右不同南桑先下子壓條少長接枝其葉厚而大其不接者名野桑飼蠶不宜或值葉多蠶少之年其頭葉須盡捋去令長二葉以飼原蠶即二蠶一名秋蠶不食頭葉是以蠶家科桑不令頭葉長過夏秋也頭蠶絲堅韌中紗羅用二蠶絲光采奪目織綾尤宜澤郡桑多不接生崖磡路旁不加灌溉土不肥潤任其荒燥每見葉多筋絲繭絲過麄上機組紝每多紕纇皆不講培養桑本之故也考農政全書云桑種甚多唯魯桑少椹葉圓厚而多津其邊有瓣者荊桑也當以魯桑條接之齊民要術云凡耕桑田不用近樹其犂不著處斸斷令起斫去浮根以蠶矢糞之王禎曰剶音川去木枝也桑十二月為上時正月次之二

武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入清化鎮旁掠武涉輝縣遂圖懷慶叅將黃士英戰沒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五百首入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中州會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賊抵王屋山犯西陽泉三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礮擊之賊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長子之間時撫豫者樊尚燝爲疏請曰昌鎮之兵即河南之兵餉即河南之餉樞臣移緩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濟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聽良玉受尚燝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秦兵趨而東

撥作土盆旱宜澆灌如無元樹止𥙿桑下脚窠依土掘渠

埋壓六月不宜全壓土農必用云桑可科去者有四一瀝

水條向下垂者一刺身條向裏生者一駢指條相併生者先去其一一冗脞條

雖叢生卻繁冗斫樹以臘月為上正月次之接換之妙在時之融

和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厚使不至疎淺而寒凝也

元扈先生曰接桑必待月晴自下弦至上弦皆可晦日尤

妙自上弦至下弦皆忌望日尤險　接須老樹肌肉與接

頭肌肉相對著用新牛糞和土成泥封泥其接頭周圍用

桑皮縛纏牢固又用牛糞土泥封所縛桑皮然後用濕土

封堆接頭上可厚五寸週圍荊棘遮護　接大桑宜劈接

插接小桑宜搭接壓接　博聞録云柘葉叢生幹直葉厚春

月爲下盡桑多宜苦斫桑少宜省剝農桑要旨云平原主肥剝桑魯桑種種俱可若山陵土脈赤硬止宜荆桑土農必用云培桑最宜春分前後十日及十月並爲上時宜栽培以養元氣鍾化民曰種桑用魯桑子下種在正二月至八月亦可種根要埋宜泥要挨緊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黃省曾曰凡桑本稿皮者葉小而薄白皮而節踈芽大者爲柿葉桑葉大而厚蘭堅而多絲高而皮白者宜山岡之地墻隅籬畔邇于灶屋尤宜又曰藝桑之圃不可藝楊多楊甲之虫宜勤捕之接桑之法有揷接有劈接有壓接有搭接有換接務本新書曰桑間鐵腥則枝榦愈旺迤南地分十月埋栽河朔地寒故宜秋栽以霖雨爲上時又曰壓條法寒

每多癱殰者按雜五行書云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齊民要術云屋欲四面開牕紙糊厚爲籬屋內四角著炙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冷則長遲蠶小時採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餵以得人體則衆惡除每飼蠶則捲窻幃飼訖即下蠶見明則食也老時值雨則壞繭宜于屋內安簇（簇蠶具吳中謂之上山）薄布薪于箔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薪下微生炭火得煖則作速傷寒則作遲薪用蓬蒿取其凉無鬱浥之變走蠶旋墮無汚繭之患沙葉不住無瘢痕之疵鬱浥則難繰繭汚則絲散瘢痕則無用其外簇者晚遇天寒則全不作繭用火易練而絲明日曝死者雖白而濇脆　農桑通

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繰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先蠶柘葉隔年不採者春再生必壽蠶如不採夏月必要打落方無壽如此則桑必去隔年葉即其義也羣芳譜採桑法高樹用梯摘不傷枝遠出強枝當用斧轉腕回刃向上斫之枝查既順津脈不出葉必復茂諺曰斧頭自有一倍葉此善用斧之效也柔桑不用梯須製桑几如高櫈下列二桄登陟斯易便摘葉而不傷樹又糞桑宜蠶矢根下埋龜甲則不蛀不生黃衣　澤州蠶絲之利甲于他郡因編集種桑之法以示邦人他日桑田春茂行南陌者幸毋忘使君也冬秀亭襍記

汪在志局與孔孝廉協中論養蠶法吳中于清明後浴蠶飼

室板可避地氣蒸鬱務本新書云冬月宜收牛糞堆聚春暖踏成墼子曬乾苦起煙時其氣宜蠶齊民要術云蠶室四面開窗紙糊爲籬收拾火氣蠶小時以牛糞燒令無煙約量頓火迄二眠而止若寒熱不均則眠起不齊若燒柴薪則煙氣薰蒸太甚務本新書云蠶必晝夜飼頓數多者蠶必速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四十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兩又云蠶蠶要疾沙宜頻除久而發熱熱氣薰蒸後多白殭如遇賊風後多紅殭黃省曾云蠶不可受油鑊氣不可受煤氣不可焚香不可佩香犯則焦黃而死不可入生人犯則遊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食莧及蠶荳蠶婦之手不

訣曰蠶起眠時葉不可帶雨露爲風日所乾及浥臭者令蠶生病常收葉以備霖雨則不食溼葉亦不失饑蠶忌冷蠶母着衣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火自覺身熱蠶亦必熱約量去火天氣晴明暫揭簾薦以通風口南風則捲北窻北風則捲南窻則不傷蠶大眠起後剪開紙窻透風日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添新水以生凉氣如遇風雨夜凉簾薦放下蠶沙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溼柔輭之物易于損傷生疾也南蠶皆四眠北蠶多三眠候十蠶九老方可上簇北方蠶多露簇多壓損壅閼唯宜內置蠶簇用以木架平鋪蒿梢布蠶于上蕭洎圍護爲良元孟祺農桑輯要謂蠶性在連上在紙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煖停眠起宜溫大

各條備書如左

陵川僻居萬山中爲一郡清涼之域其地宜麻往與林朋府閒及麻利大都南麻外韌內脆唯產陵川者中外堅韌綯製梗索外雖磨鉻而內不絕股故舟人利之按齊民要術云凡種麻地須耕五六遍倍益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鋤二遍仍抽拔稠闊細弱不堪留者即去却一切但依法除蟲災外小旱不致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崔寔曰夏至先後五日可種牡麻（牡麻有花無實）種紫麻地宜肥澤早在四月種遲在六月亦可繁密處芟去易長蘓恭曰紫麻宜十月採陰乾爲佳農桑要訣苘與黃麻同時熟刈作小束池內漚之爛去青皮麻片潔白如雪耐水爛可織爲毯被爲

可擷苦賣犯之蠶必青爛食苦賣者不可入蠶室韓氏直說蠶有八宜方眠宜暗眠起後宜明蠶小向眠時宜煖宜暗蠶大并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宜有風避迎風窗開下風窗宜加葉緊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務本新書蠶忌忌食溼葉忌食熱葉蠶之初生忌屋內掃塵忌煎煿魚肉忌煙火紙房內吹滅忌側近舂搗忌敲擊門牕灶前有聲之物忌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忌燈火光夜照牕孔忌未滿月產母蠶母忌換顏色衣服洗手潔淨忌帶酒人飼蠶擡解忌煙薰忌放刀灶上箔上忌熱湯潑灰忌衣孝人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膻香等忌當日迎風牕忌西照日忌熱著猛風暴寒忌正寒陡令過熱

料膏即刺下長流水邊撞洗淨風乾置一宿尤白安陰處忌日色紡之以織　李時珍曰葛有野生有家種其莢如小黃豆莢亦有毛其子綠色扁如鹽梅子核生嚼則腥氣脣謂葛穀者也唯宋蘇頌謂葛花不結實誤矣其花曝乾可煉食按葛花主治消酒唐韓翃詩葛花滿把能消酒是也博物志云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本草注蘿藥搗汁解野葛毒北戶錄衡州南靈鷓鴣解嶺南野葛諸菌毒猶記羅昭諫宿紀南驛詩不知無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是又以野葛比僉壬矣費無忌楚之讒人見左傳冬秀亭詩話

陽城西南諸山土瘠地狹居𠯘無田可耕時以私刨硫黃爲

謏綆牛索或作牛衣雨衣草履等具農家不可無者齊民要術云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葉而鋤勃如灰便刈束欲小縛欲薄爲其易乾一宿輙翻之得霜露則皮壞鬱欲淨有葉者易爛漚欲清水生熟合宜濁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剝太爛則不任穫泉不冰凍冬日漚者即爲柔朊也用書數則以示邑人

陽城古太行之陽析城在其西南山脈融結草木叢茂產野葛圃邇生可織作布惜邑人未知其法也其根外紫內白太如臂長者五六尺葉有三尖如楓葉七月著花纍纍成穗莢如小黃豆宜七八月采之 采葛法夏月葛成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長看近

爲頁赤色者名石亭脂青色者名冬結石半白半黑者名神驚石並不堪用獨孤滔曰硫能乾汞見五金而黑得水銀而色赤也夫硫黃配以焰硝作烽燧煙火爲軍中要物立禁森嚴各省採買先持本衙門咨文投院行司司檄到府差員照驗號批方行縣開採現置串口文武官監視買稱既足封閉硐口交給差官沿途關隘搜查不許夾帶從縣串口貯庫違者治罪平時則于產黃地方山主窯頭互相稽查不許煎賣每月具結并窯戶不許私燒串口毀舊禁新搜括既盡其有偷刨者盡置諸法然至秋深農隙山居宄處犯者屢屢矣今抄律文刊刻郡志末俾邑人講讀曉諭毋得作奸犯科于禁黃之法不無小補云

業官雖嚴刑峻法總不得窮源塞竇之要攷淮南子夏至
硫黃澤蓋陽入地遇陰而成者舶黃似螢黃中有金紅色
擊開如水晶有光今陽城山峒取礦外墻而中明土人謂
之銅凝即礦音之訛得礦後貯入陽城甕中瓮口既滿以
土封固中逗小穴下承瓮口實者居上虛者在下以石炭
圍煅火烝黃流入下瓮以一晝夜爲度土人謂瓮曰串口
形可二尺徑一尺唯陽城造者土堅宅瓮則爨裂再鳳臺
之沁河土河追山等村山亦產黃與豫之河內濟源接壤
深山大澤犯者將有必得陽城串口乃可燒煅其產陵川
者皆予臭煤石液中取出色青不佳不及陽城者堪用按
硫黃性烈內含猛毒爲七十二石之將 藥品謂之將軍劍

舊例行其附近五百里以內者私賣爭發遣

旨詳議定例以每黄十斤爲一等如十斤以下者枝一百其十斤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二十斤以上者按照五徒以次遞加至五十斤以上定例杖一百徒三年者加至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八十斤者增至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斤者增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多至百斤以上者照合成火藥賣與鹽徒例發邊衛充軍其囤積未曾興販定例杖九十徒二年半者加等杖一百徒三年如囤積賣與私販者照加等增擬之例治罪至焰硝每二斤仍照舊例硫黄一斤科斷鄉保隣右知情不首及不知情者俱照定例加等分別治罪其同居父兄伯叔與弟姪對挑夫船戶知情

雍正十年大學士張等會議定例載私販硫黃五十斤以上者照私鹽律杖一百徒三年窩藏之家及知情賣與興販之人者與犯人同罪鄉保隣右知情不首者杖一百受賍者計賍以枉法從重論不知情者杖八十如有圖[illegible][illegible]會與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鄉保隣右首報者照價賞給其文武官失察者比照失察私鹽例處分

雍正十二年湖廣總督邁題前事凡窩販與販私礦之犯其同居之父兄伯叔弟姪知情不首者照强盗例杖一百挑夫船戶知情不首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發落如分賍者與犯人同罪若賍重者計賍以枉法從重論如據實首報者照例免罪仍向本犯名下追所獲硝黃入官價值[illegible][illegible]

叢譚

東坡志林說郛也郭璞序山海經云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蒸煦萬殊之分區精氣賁薄游魂觸象異在我非物異也澤深宅太行異不可殫其時時見於他說者附見焉事之不倫亦紀其說于篇末

唐柳宗元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鄭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頫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

不首者均照增擬之例分別發落擬賞首報者亦照例分
別免罪給賞俱各遵依在案

短歉歉敗之旣任郎以糧支行文按公及展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白撫巡兩院方下舟

羣鳥復怒睛奮翅飛鳴若詈辱之狀韓命射之不能退綏

有老鷹迅擲而下除其紗帽碎之韓方駭異而返

葉公天球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團甲法準定繇

役尤篤意人材風俗忤總漕御史總漕入內臺風御史奏

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曰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

京師中途過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

罪與盜同吾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

爲解人吾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

厚塵土中非若儼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覇進取杯水飲之蠹威熏氣五色脩脩也因聚褻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陽城令王良臣課民種棉至今爲利又傳公於詞訟小過多不撻責知邑田中有草土名尖草[illegible]穢爾小無可用者引根綿絡最爲妨苗去之不盡若遺寸[illegible]即能復生閱歲滋息如故又田邊有蕀則竭其地力[illegible][illegible]穫因罰曲者以尖草根或連根蕀若干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焚之因之田無荒穢且有求取於他人之田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農民實受其惠焉至今農者相戲曰爾田尖[illegible][illegible]不治將欲告狀乎

李公歷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
謂公尊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息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玆
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命
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戸部尚書
梅司馬國楨爲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爲子覔禮經師未
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
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須之郎見孝廉坐堂上長鬚而鼻如
孝稿以告王王明日徑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
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
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

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獲得活其與盜
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闋復補嘉
興先後滿九年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
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舞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
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
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
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
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
思遂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縣樞真三賢祠右後即家

照翩翩然如野鶴之立雞群也爲曹縣令有惠政拜御史
爲逆璫所恨謫戍甘肅窮邊遂死猶傳羌中煎酪茶法爲
詩以寄余崇正初起家太僕少卿歷數階拜南京吏部尚
書崧光南渡舉遺賢屏譏慝卓然不回黨人嗾而逐之僑
居蕪湖寄食蕭寺繙經禮佛飄衲蕭然以病卒年七十餘
其孫奉其柩歸葬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
節敦篤友誼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泊水上樓櫓
渠荅火礮悉備一鄉人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數萬
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爲國家當一臂由今思之
尤可爲痛惜也金銘有泊水園集林茂之舉其佳者爲錄
而傳之

面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悔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黼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龜奕將恐不得待也次年郎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悔初無子延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以上涌幢小品

蕭照濩澤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名照雅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感其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其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惜用墨太多書名於樹石間圖繪寶鑑

畢金剛般若等爲釋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教破名相盡斬

葛藤使學人氷消霧釋也後來會有人恨吾不及親見之

耳

又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

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

身立命之處勢然時如此淒凉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燠

温凉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

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參

看 以上居易錄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寻考

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

張蕤姑太宰愼言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忤璫

一遣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郎寓禪室新正僕

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

了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

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强半之人雖羅緇署

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主以小隊馳關外

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灸用野火生嚼流血

一亦大快事茗酪最佳羌婦魋結日獻酥湩以餅餌報之僕

嗜此殊勝步兵美醞耳此書不惟見先生行乎患難之學

亦大有典午人風味

蕤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兗州府志張愼言初知壽張縣謁曹縣甫下車即申明鄉約爲條教諭告縣原有社穀乃方勸行倏廣于各集鎭丙辰大饑曹藉賴之年饑各方設廠煮賑單騎巡視親嘗其粥角巾布衣援公座而坐守者不知其爲縣令也曰令且至相公何不解事乃爾欲曳之俄而從者至乃叩頭請罪徐曰汝何竟辱相公耶薄笞之春行郊陌令道傍俱樹榆柳綠陰百里行者得休息而材木之用至今賴之以治行第一擢御史

劉莊靖公東星治河兼總漕運七省咸受節制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利而並舉之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

卿元裕之嘗錄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爲皇慶名臣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一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晋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池北偶談

常評事倫字明卿正德六年進士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墮顧見水中影驚墮水出捉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溱收

詔郡公曰無傷也若固不識我其朴不自貴如此

張參政昇與李維楨父同舉進士公守衞輝李父參議河南藩侍任所又十餘年維楨視學秦中而公來爲副使侍坐隨行公無所讓嘗置酒雁塔公與同榜盧參政南鄉維楨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諸生者公曰師生之分與父執並重若東鄉居前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觀者以爲有禮焉

楊貞肅守嘉興時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較秋百分之一耳催徵里胥與秋等民不勝其苦公立法併於秋稅中徵之後會計秋稅得羨餘即補其數故終任夏稅悉蠲　民俗戀國初法禁之嚴不樂仕進每遇考試里胥必報其仇以

賈魯故道也行二百餘年嘉靖末北徙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堌稍淤成渠惟曲里鋪四十里如故公因而鑄之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自徐邳至宿遷費可十萬邵伯界首二湖巨浸泱漭風則善溺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泇口河者通漕河一奇道也初議鑿之費百二十萬公費七萬渠將成而疾既辭不允從牀簀治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

劉莊靖居鄉以儉素自持布衣菲蹻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屘稼田間時從野老泥飲盂羹豆飯皆爲盡歡一日憩於道間有輓輅而覆者號助公即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

錢撫支曰恐妨民一日之功　邢民有傅悅者家富而多善行公每保全之旣去子諸生沐送至吳門公見而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必多事家亦至此索矣汝當策厲以持門戶沐出百金爲贐笑而却之後果有誣傾者皆服公先見　值歲饑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於當道後參政韓按郡欲與考察弔卷在案方展舒忽旋風入戶捲卷飛颺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絲碎惟卷殼無恙飛落西關外有鄉民吳某者拾而歸之韓驚駭去　監試閱卷得二本焚香再拜同列詰之曰人臣以得士爲功吾爲朝廷得人慶鬪卷乃王華李旻也後王華辛丑第一人李旻甲辰第一人　遷本省按察例齋宿城隍廟見神芴長立命

處之公歎曰人才國家之本也今若此何以爲國擇師教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補弟子員者復其家不給者周之月爲解經參文行以爲最人才稍稍出焉　俗好鬭輙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縱不抵償亦從而破產不饜官且乘機婪取公曉諭犯者必加誣告反坐不少寬若毀器物及訛詐仍追償由是知警而小兒多獲全其生織染局匠爲守者每先闕其價入已吏書又從而規取匠工多鬻產完納日役於官饑廪亦無出貧乏至行乞公至親給價請於朝復其身月給米三斗　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賓興宴必上坐曰吾爲郡之父母諸君乃教吾子弟者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臨大祭致齋

鄭忠宣公制宜若屢中外戎功治膺者於代者非一而乃備
御畏謹謙不自伐給事兩朝大禮出宴執事必恭爲天子
嘗守領少府監兼武衛都指揮使侍宴隆禧宮上顧曰邇
酒而職也豈以衛帥而廢其職乎宜復舊自是眷遇殊渥
每侍宴竟日弗飲亦弗敢離次而賜明尊者再還第上壽
母夫人嬿愉盡歡上聞之特封母蔡氏潞國夫人內出奇
醞俾侍從宴於其第以寵之

參政鄭昂霄卒夫人郭氏子濤濤婦范氏皆以慟絕家人倉
卒但爭救母及子濤皆得甦而范氏遂至不救

楊貞肅公繼宗守嘉興民有父子兄弟濟惡者號曰四凶事
發以賂免公召詣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改過不汝咎後

木工截去半日勿長遮神目望不見賊官賊吏要錢官吏皆吐舌 爲按察時令各屬衙門暑月用椶少打寒月打屁勿椶悉賴傷人手指至打人只在臀下腿上不可打臀臀傷則陰腫喪命 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欲寬之而無由會月俸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故將具實以聞衆懼請捐俸代償繫者得釋高麗國詩云天下何人肯洗中三原王恕秉心公浙江陳選堪連併更有山西楊繼宗成化間刷天下清官四員憲廟命刻其名於便殿繼宗爲第一

陝西通志明李豸知郃陽縣性狷介能治劇邑有豪橫害人官莫能問豸擒之民謠曰郃陽縣虎爲患天降豸除虎害

敵其糧餉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吾兒峪屯井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
却之河東悉定天子詔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乃北
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
懷入汴梁合安豐賊劉福通等攻洛陽察罕以奇兵出宜
陽自將精騎來援追至虎牢塞成皐諸險而還拜陝西行
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
圖復汴梁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謀大舉以復山東
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荅失八都
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

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眞於法民歌曰虎死害除其
欒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金溪洪範知嘉興縣事承丞
之後蕭瀞寡欲士民語云洪令楊守承前啟後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威
赤孥之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
興和塞外諸郡關先生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掠
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
管賽因不花死之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入衞時察罕帖木
兒定秦豫乘勝遂闢聞詔卽留兵戍淸湫義谷屯潼關塞
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會曹濮賊方分道踰
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

夏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以伺孛羅帖木兒之伏
誅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
二十六年二月復北渡居懷慶又居彰德會諸老將李思
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恃功不平莫肯統屬擴廓帖木
兒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
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至是用兵陝西
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奔太原因欲自立擴廓帖木
兒不從由是太子母子心銜之屢趣其出師江淮乃遣弟
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
勝負終不解乃戕殺詔諭使臣天下奴等八月帝詔擴廓
帖木兒分兵拒不受命於是貊高關保等皆叛關保自察

兵爭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乃與疾自陝抵洛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衞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并進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時山東既平獨益都城守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後圖叛察罕帖木兒行按豐營爲王士誠所刺聞者無不痛哭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討賊攻城益急十一月拔其城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伏誅山東悉平乃駐兵於汴洛孛羅帖木兒伐晉以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不悛孛羅帖木兒匿帝叛臣老的沙與禿堅帖木兒遂舉兵逼京師擴廓帖

師潰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斬高闐保皆就擒朝廷聞之
遣龍撫軍院旣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
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時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
不守閏七月詔復擴廓帖木兒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
孫翥趙恒皆復職以兵從河北南討未幾也速兵潰禿魯
思齊兵皆不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南
向事已不可爲矣元季澤潞盜據明宋濂紀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
帝壯而釋之時亦有藺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義死
有風雨之異祀爲神兩藺藺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

孛帖木兒起兵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又善論是及是列擴廓帖木兒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皇太子立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所總諸軍分隸各將擴廓帖木兒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會討二十八年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各以兵會思齊良弼夾攻澤州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二月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河北貊高合諸軍相持既久大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

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榷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也及仁宗朝王拱辰君貺為三司使復議榷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榷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卿為朕撰數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瘦木亭[illegible]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龍川志

漢書音義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上作桔槹桔槹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唐雅 曰兜零籠也

唐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

以木圖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小品幢

懸榻編南城徐芳著芳崇正庚辰進士字仲光亦號愚山明之末曾知澤州

予于秋審見山西妖巫有以利刃加人腹咒之云能愈疾已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此獄凡兩見亾不笑其愚且誕者偶看隋書張文詡傳文詡河東人嘗有腰疾有醫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傷至於頓伏牀枕因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邦者所宜禁止亦仁政之一論也君易

金元光二年升澤州爲忠昌軍節度　晉城鎮二　周村巳

曹又圖公星軫羈　天井關

歷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爲名若河西河南劒南關
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寖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
地爲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
爲名者若魏博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
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
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
爾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
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荊南成都府曰劒
南西川潼川府曰劒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

總曰折衝府河中府河東郡府三十三晉州平陽郡府十六絳州絳郡府三十三慈州文成郡府三隰州大寧郡府六太原府太原郡府十八汾州西河郡府十二沁州陽城郡府二遼州樂平郡府三嵐州樓煩郡府一石州昌化郡府三忻州定襄郡府四代州雁門郡府三潞州上黨郡府一澤州高平郡府五陝西陝郡府十五

潞州大都督府　武德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爲都督府開元十七年以元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乾元元年後昭義軍節度使領之轄潞澤邢洺磁五州

絳州　晉絳慈觀察　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絳潞蓋建澤

以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_{明王廷相}律尺說

神芝讚曰魏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於長平之昔陽其色紫丹其質光輝高尺八寸五分散爲三十六莖枝幹連屬有似珊瑚之狀詔御府匱而藏之具畫其形

隋之梁彥光性至孝七歲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五色支石紫石英於太行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於園中見一物不識持歸即紫石英親屬咸異之

山海經虋冬之山草多虋冬音門或曰太行天門所產非他

菊一名節花一名延年河南曰地薇高上黨_舜建安郡曰羊歡草生依水邊黃花煌煌霜降之時惟此草茂盛

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亙以是數州爲重非親王尊屬與勳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殁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輟耕錄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續志

□□之邑見圖與號今陽城東鄗也椑古卑耳之戎晉潞楷

府志上黨亭栗與眞定睢陽鉅野宗農京兆棃並傳

栗之美者箕山之栗晉王常追汴師糧運不繼煮栗以食軍

中呼爲河東飯

石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

英紫石英及五色文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

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於是百役繁興帝躬

自掘土率郡臣三公以下無不展力

陸璣毛詩草木疏榛楛濟濟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

人織以爲斗筥箱器又揉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

買赭不曰籠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楛

處士劉湯隱王屋見大蜂爲蛛網所縛蛛螫蜂墜地鼓腹欲裂徐入草嚙芋根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蹔躁如故自後人爲蜂螫按芋根傅之即愈

晋令上黨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

五行記馮宣上黨人北平護軍卒官年三十八還家殯埋服始畢婢見宣驚走白宣妻韓悲愕見宣宣曰生必有死恨早別不能忘情宣甥嚴翊至宣曰當有兵亂繼以饑疫并土不可復居候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宣去後二百日棗樹死翊與宣家投漁陽越四旬上黨遭寇亂暴兵忽入荒土塗炭存者少矣

唐肅宗咸通中王子爲王屋令遇眞人王太虛授以所注黃

鳳臺五龍宮碑云順治十二年夏丙夜有龍自殿內出破壁飛去唐大觀三年通判許奉世篆龍泉二字於石

許吉過王屋山見丞相龐公道服從三四童而行吉詢童曰此丞相龐公乎童曰然吉曰何故遊此曰公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也青瑣記

毛伯達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後漢人學道王屋山共合神丹毛服之而死劉服之又死謝張不敢服捐山而去後見毛劉在山二人悲愕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遊行五岳但陸仙公陶隱君仙眞譜

宣室志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王武俊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太守以李侍談笑

明俞汝爲通元先生祠記古蔡阜猳舊都漳河水之源唐通泫先生棲隱處也先生隱中條山往來汾沁時止漳源世稱張果老云常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笥中乘則以水噀之即策以往人莫知其邑里世系善息氣累月不食數御美酒至千鍾自云生堯丙子位侍中貌不逾中人世傳數百年亦莫知其年壽武后臨朝召之即死後見恒山中刺史韋濟以聞元宗召之即討地以狀馳白帝遣中書以璽書邀禮乃至集賢館命以肩輿入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諸秘不傳帝密遣夜光邢和璞覘之皆莫測帝以藥酒試之齒黑先生取鐵如意擊之墮須臾更生帝益神之欲以玉貞公主降先生先生笑不奉詔堅辭還山賜號通泫

曰錯錯錯千錯萬錯去呼爲後娘蟲山木落不出至夜乃鳴鳴久口吻出血而死墮地久之乃蘇人多聞其聲見者亦少或以其形似老鳥蓋杜鵑之類

劉溪野語歐陽脩爲河北轉運使到澤州先見劉義叟于陋巷中義叟時爲布衣尚未知名也後薦之于朝今集中有舉劉義叟劄子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畫墁錄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淳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元好問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

士貞見之甚怒叱左右縛繫獄太守使人于獄中訊李生曰某少貧窘常馳馬彎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少年騎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囊左右皆崖岩萬仞遂力排之墮于崖下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遂仕至此昨入覩王公之貌乃吾所殺少年也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

避暑漫鈔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本草綱目云透山根乃金英草之類草類蘼蕪可以點金而其毒已甚人食之則化爲水今無識者然金可不點其毒不可不防也

宋孔武仲兒歸行詩序云澤州山中有兒歸鳥俗傳每炒其

王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處壇之方隅陳八玉鏡儒家疑
爲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叔元王屋簿
曾親見之州志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砥柱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原
達有諸曰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
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田間書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作佐郎劉羲
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羲
叟物故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下比
以爲寶也攷古錄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

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浣七夜先大夫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眞贋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

陵川士人劉元方說兵亂後縣邸中人祈仙楊眞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嘗詠高麗紙詩八句批後云愼勿觸汙神物終當飛去龐氏子婦產乳未終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論字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龍盤一氣風雲走鯨化三山草木枯詠高麗匹紙霜入詞鋒月痕鉄手中不覺風雷掣

北齊神武帝自隊主轉侍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有神應者

閑閑書尚大悼亞一時倚出流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者邪中州集

張翥仲舉殷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楊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在座曰不然此雨淋鶴耳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通顯續前定錄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他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翥思者移晷終不就沙剌班曰先生於文豈獨未化耶何思之

綴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東坡題跋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貴耳集

先生父裕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爲嗣蓋令陵川時尚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孫詩云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賣皮將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許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撲地氣絕既歛將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乎生不會讀書不知白起為何人亦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撥王

吉逸竊因相視大笑　同上

冥壽盜管甯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愼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衞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自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叱免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庭羅山鬼四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仍遞還

其事附屬對聯思昏昏如醉思開心寂寂似禪心洗硯黑

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樓挪

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揚柳書屏春開山明月子

覺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

荆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

海收天下之風雲燕石集

關仝層巒積靄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液秀

潤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梅

花道人題詩曰羣峰矗矗暮雲連蘿磴逶迤鳥道懸落葉

深深門半掩疎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爲青雨江上歸

舟泝碧烟應識箇中奇絕處昔年洪谷屬君傳吳鎮雜識

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郎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皆某會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間牽一荷鐵校者覽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體骨立叉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閻籍尚有若干年即命原攝卒引至原憩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吉爲本府照磨亢吉能備言其詳且有鈔錄公文此一事非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此與元薛世南所傳畧同

甚矣谷不能決吳宫泄讒殺之後劉積賊谷竟不免若衛

聲者可謂賢婦人矣谷不能用而又殺之何哉

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玉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燕閒錄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顧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石室所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行山崩如雷往觀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丸之隨凝如粳米乃合數丸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天中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逆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齎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劉延世談圃

新聲劉從諫客張谷妾谷有文名爲從諫禮遇當從諫潛圖竊脅谷不能止新聲謂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野戰攻城之功直以其父孝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鏃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輩歷朝數鎮顚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

劉浩山水爲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 畫史

明河南按察使彭澤討楊虎紀正德初年劉瑾括天下財民窮盜起橫行河北文安縣大盜張茂同時劉六劉七及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楊虎一支獨入山西別賊楊謙適入太行山有李華者逆瑾餘黨亾命山西聚衆至千人皆衣赤與楊虎合大掠壺關六年六月虎等復自陵川十八盤山口出破武安縣臨洺鎮等處復至文安密邇近郊京城戒嚴乃徵宣府延綏所部入勦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

李氏衞帖云衞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衞不能拨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五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衞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衞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衞和南此帖儿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摸也次陸機衞恒帖衞亦亦摹入閣帖也 米芾

書史

衞夫人書如揷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韋續書評

晉書劉聰即僞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東市 傅肱蟹譜

題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悶倚東風立看去東風獨地愁詩列朝詩選

天壇倒影見則主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出時忽見王屋東移御愛松南天門臺殿壇階鬚眉畢現峯巒比西為尤秀色亦罕見者歡喜呼叫閭巷皆起濟邑城內城外皆能見之亦可逾時刻徐則不知所去或竟隱或化為雲大約三五日後必有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順治間疊見二次

王母仙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或一盞或二三盞或三五對飄渺雲霞間斷續不絕自一更餘亦可至二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亦約數

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孤樹裒談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升館師王五人文質之冢宰覽竟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福差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鼎相官中丞張公愼言官太宰鴻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禎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而卒皆如其言　州志

析城山居人深潭取木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何以能蟄毬中何以木不能覆入　蘇譚雜說

玉屋山下一人解柿樹木忽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足纖悉

衞少保一鳳守青州時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衞卒爲某讎殺

瘞其屍有神告之曰非衞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拘之

一訊即服獄吏一侍女爲魅所憑廨中數數火起獄官懼

禱於魅魅曰大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

可獄吏爲出其女已而火息

明宏治辛酉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公

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府州

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

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俄有

符使齎文一通置案衆曰天降山西秋榜至矣開榜傍一

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

十里終不能即仙燈較倒影爲少 崇正年間一見

王屋自南望之如屋自西望之如王者車蓋

有熊氏因榆罔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於此帝

遂得策大破蚩尤今壇頂有寶籙堂

嘗宿天壇夜見海口大奇語人人不知信及見唐詩有此題

乃知古人不我欺 濟源志 五則

天壇山一名陽洛劉禹錫詩陽洛天壇上依稀似玉京

明宴樹莊拱于忠徹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王嘗

一日宴耿璘景清及三司官寮命忠徹行酒相之宴徹告

王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二擁腫早肥而氣短俱

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毎占爲預報嘉靖丁酉有三鸖集於庠須臾一鸖飛於西南是科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州閻承光實原籍高平也鳥之徵異如此高平縣志

澤州某氏高樓有鬼人不敢登侯公璡未遇時請以身試之至夜分果有物將登竊語曰侯尚書在盍急避之公後如其官州志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內忽地皷墳起數日漸高覩其下產一芝之大如斗金色燦爛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州志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夜獨處虎蹲於戶公伊吾達旦恬不爲懼今舊跡猶存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一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
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
被秋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乂至四十二名
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又舉筆一乂
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曾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
一乂至六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家
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筆一大乂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
可各舉所知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
訖上奏樞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
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
餘皆卿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孚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借至矣遂還呼案中叉甎應於是王爲愼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曠園雜志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醵飲五龍山洽具而忘其箸乃各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賦體吾所覓爲銅簪明日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之耳 舊通志

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後渠雜識

郡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鬢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覩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公一人耳　同上

朱丞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陳繼儒以為即古之赤鷃也　州志

崇正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上一村翁有女為鬼所據具狀擬牒

予過牛公子某留憩南關道院牛倏遘家變以千金付許日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 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賫金偕往見公子抱許痛哭飯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奉為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汙我牛設客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州志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筠廊偶筆

晉水獨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
作湍湃灝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堨之具爾
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傚閩越間
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疏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
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
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
來因而脩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
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燕閒錄

崇正庚辰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三寸
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綫如傀儡繩繫狀山
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蝴蝶飛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鄉而其孫愚騃不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椀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分甘餘話

沁水韓王村玉女廟內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花二次春則紅秋則黃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 州志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謀爲盟夜半約同入市貿布行草徑推入眢井復下壍石聽之聲聲皆中日初升一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行失足者縋上訊其故當集衆縛兒詣公吐實問布客則云初下見亾祖抱井旁一塊中其瓢石中牛皮上耳官怒立斃杖下 州志

明宗室大滌子濟題畫跋桃朱術紫芹生陰厓陂池近水石
邊狀類赤芍藥葉深綠背甚赤莖似蕎麥花紅可喜結實
亦似蕎麥味苦澀其汁可以煮雌制汞伏砂貪黃號起
貧草他方頗少太行王屋諸山最多
有人題太行石壁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酌一杯天地小醉
卧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宵曉
金李森字彥寶工于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氷骨
有香魂作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子晏見人物
金趙文昌字當時陵川人仕至京兆轉運副使嘗有詩云蟲
聲連壞壁樹色入秋窗草香花落處山氣雨來時頗爲賞

孔嵩卯見稱如此周生

繹史神農求雨書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禁伐衆蛇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繒祀共工用生魚洼酒

康熙年間沁生竇子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過數男婦引登舟過沁涉三十餘里王林村循時已暮見門庭軒敞燈燭輝煌盞供饌以待皆甫就席忽見侯神此云尊崇已久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刀殺男婦等錚錚有聲吾昏仆夜半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見路而歸 同上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槲樹一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雞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為驚雞樹 同上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世同居忍讓一如張公藝析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一人頗蓄私囊衆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泣曰吾不瀨嬴有藏貲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 增

儀兩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幣衣物郊位各從方色四時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薪麵骨十日各異

尸子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十日爲穀雨旬五日爲特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非太平之應哉

郝天祐崇安寺佛寶舍利記云佛寶舍利屢有異光現於寺西南隅衆莫能識迨泰和八年四月八日光復大于常時僧俗大衆尋其跡而探之得古葬藏佛寶其支班班可考迺唐咸通間縣令所作考其歷數自咸通八年盡三百四十有二年也郎造金壜護持聞於縣宰縣宰命工圖之以紀其詳

禱膊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僮衣青舞之田嗇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罯五蝦蟆焚雄雞老猳閭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猳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繒祠蚩尤十赤雞丙子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雞猳如春祀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門外五日家人祀中霤及稷以母[illegible]飾五壇帝旁植五黃繒戊己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黃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鰥白衣舞之司馬白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

李衛何如命乘驄馬繫一小瓶戒公曰馬躍地動鳴取水滴馬鬣上一滴水三尺慎無多也公既而電掣雲間連下十餘滴是夕平地水三丈後世祠其說而傳之澤土多旱祀人亦有爲而爲之或曰公三原人嘗偶一過此耳

靈井村李衛公祠萬歷丁酉年碑云白石先生以爲衛公歇馬之處

高平有虸蚄嶺陵川有虸蚄廟廟之祀典不知所從始攷虸蚄食苗蟲也即食米蟲蝗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關虸蚄蟲害稼入平州界有群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六年虸蚄蟲害稼群雀來食之廣德元年秋虸蚄蟲害稼關中尤甚米斗千錢長慶四年絳州虸蚄蟲害稼太和元

金泰和八年澤州判官崔蕭云因隨縣官防備蟲蝻于陵川縣境外崇安寺止宿時縣宰云本年閏四月初八日本寺藏佛寶舍利塔寺之西南屢現光相城內外俱見一日二小童於隙地見一穴有火光出驚走告於父秦貴秦貴輒私往就其中斸之得一葬所因詣寺告於僧圓月僧集大衆往觀之乃古葬地中置一瓦浮圖門鑰已毀一碑有舍利之讚四字咸通八年陵川縣令崔琛建塔安葬舍利開於秦貴昔爲縣令藏今復爲縣令出僕親見之故錄其舍利眞像及舊碑文通作一軸置於佛寶中

北大社有唐李衛公廟明天啟三年重修賈復碑謂衛公過此衆轄而勞擾民居民德之既去立廟孤峯凡疫災旱蝗

之法獨詳以銅則燥溼風雨所不能變中雜以鉛較利於
鐵李長吉長平箭頭歌所謂凄凄古血生銅花也至後世
易以鐵而冶銅之法亾矣因見長平箭頭徑寸餘三稜其
質銅青黃顆湛土花斑漬猶滯血痕迺附著其說

長平之坑戈頭箭鏃耕人往往得之戈頭不得見見箭鏃數
枚形三脊皆銅爲之土花猶漬古血夫兵器皆利用鐵此
率用銅未識何義及閱黃長睿銅戈辯甚詳云昔始皇二
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
千石又春秋傳僖公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盟曰毋以鑄兵遂以鑄三鐘夫五金皆金也秦人之
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可知矣是古者以銅爲兵誠然又云

年秋河東同虢等州蝦蝻蟲害稼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六月丁卯同州蝦蝻蟲生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其蝻蝦蝻生齊民要術載氾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蝦蝻蟲也張有復古編作于方義同蝻蝦蝻廟所在俱有其卽八蜡索饗昆蟲之遺意與

明鍾伯敬董安于論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箘簬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銅鍊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廧寓銅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苟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陶土

異爲識之以俟知者　按今碧落寺有金明昌五年趙𤫊

一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碑云唐韓王元嘉三子黃公譔爲

母妃房祈福石刻彌勒像磨崖篆碑後刺絳州又刻天尊

像磨崖篆碑文異而篆同皆譔一筆書也宋劉羲叟仲更

恨未通識會脩唐書携楮本之局因宋子京始能盡通貽

澤守宋選從子敏求隸書刻石府廨歐公集古錄及弇州

跋皆未悉此故於絳州別石互有指名耳今澤州碑已燬

獨許碑尚存其詳可攷

予游盤亭山宿于峰寺壽後唐明宗勅及洪容禪師遇合盛

事惜寺燬于火碑亦灰燼今所存榻本乃康熙二十一年

歲在壬戌寺僧摸勒非唐時物矣碑存陽城縣北劉村靈

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君子之行是以昔人尚之由長慮之說其長平箭鏃多銅亦奚足怪余隨家大人官澤高平屬邑也因得見長平箭頭又見東觀餘論之說并及之脩亭朱會長平箭頭說

王弇州碧落碑跋云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拓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爲陳惟正李譔李璀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譔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一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爲則扃戶三日乃開化一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冰覽

稱祖于東林者爲是未嘗建剎于太行也豈法師隨安師譯經後遂訛爲建剎歟又考青蓮寺有唐太和七年碑碣云周有惠遠法師晉城霍秀人製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義入神以驗其吉臺之名由是始按霍秀村在澤州城東南去寺不遠再考青蓮寺下院淨影寺明萬歷元年郡人孟顏重脩碑記云隋開皇年間高僧遠公俗姓李氏卓錫于此春秋七十卒本寺所云隋開皇間正與前碑北周時人語合其非東林之慧遠明矣況著涅槃疏擲筆騰空一事在蓮社已屬幻妄後人因其名偶同又從而附會之古蹟之傳訛類如此不可不辯 同上

元賈魯書文廟鼓樓二記魯書取裁于晉而氣骨蒼穩絕去

泉寺寺亦洪密禪師道場俗傳明建千峰暗倚靈泉巷是也家竹垞先生跋語已載郡志中因壽碑刻所在并記之以待考　又按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勅云嬰壽所奏山院種到秋夏田苗乞免苗稅云云考盤亭僻在高山中石田不墾地力荒穢寺僧尚有蠲稅之請其時之民可知矣宜乎杜荀鶴詩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之喟然 冬秀亭詩話

郡東南青蓮寺寺左擲筆臺相傳晉慧遠禪師建刹著涅槃經成擲筆墜空得名是說也余嘗疑之按蓮社高賢傳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好學欲渡江從學范甯有志不遂聞沙門道安建刹太行閘安師講般若經頓然開悟遂

兵之制始此宏治因推其法於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後起邊之役出而民壯始擾民矣按明原點民壯爲土兵延綏盧祥初議本爲實邊邊兵有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及原點民壯爲土兵土兵猶寓於農衛所官伍兩族閭軍師之遺意唐之昭義步兵宣潤弩手變於府兵而訓之比於汴宋陝西之義勇涅其面者盖遠矣明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何民出也議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

近世佻巧之態昔人謂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豈不信然惜其碑爲風雨剝蝕且就湮滅好古者不能不爲之動念錄之藝文以帖爲重明宣德間石移晉宮久而湮没竟徵好書者懸千金購之而不可得惜哉所餘者蒼頡史籀諸刻尚矣即碧落傳雙鶴之神泮宮副右軍之墨猶與棘璧並珍焉省志

淋化錄論民壯曰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成化二年勅御史一員往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監臨揀民精壯可用者編成什伍遂得兵五千餘名委官統之時加

之逮十二年滇南張大爲至又以其欲撤屋折枝而壓覆
亦從而神之各有記石刻槐亭壁上
贊[illegible] 適晉紀行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
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鎭山西之
冶器集焉渡濤河田禾益茂嘉樹滃鬱居人引泉水爲長
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薦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
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
行亦不甚險惡舁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
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磯子城爲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
顧中原惝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

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軍無遠戍之勞民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胡公所請亦土兵云即今州縣有事調兵募兵所過騷擾民不勝害卒不得其亾矢遺鏃之用此屬不念室家不肯出死力故也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城池扞牧圉即土兵也若準兩漢守令之法郡縣土兵出使將之豈使大盜橫行望屋而食哉顧名在而實廢行之者寄其權於三老嗇夫不免賣放塡寫顧募頂役則不復有寔用以今更張天下之勢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明時盛於王陽明在宋蘭之白芳子芳疑芳

以此濺士心决鬭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殆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内發男子十五以上絶甬道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永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為丹嶺復上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暝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即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宫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帯如萬玉雄疊障高低作銀海衝濤决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絶蜾蜿輕輿中下見數足躕躕旁皆絶壑乃知浮滄海

餞而雨纔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莞然若畫爲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强發上下岐坂泥滑馬足蹇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處表曰孔子回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傳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頓抵喬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餞高平午後飯長平驛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自此而北爲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既築甬道秦何以

慶且險陰矣行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陋視前更倍爾後大作東燎皆滅舁夫固眾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舁者僕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跬武蠶粉度不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堠火亦至稍稍定抵驛將三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巳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為巨澗沿水而北泉聲益奇巉峽東流為瀑布為簾為怒虬為渴虹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輿亦盡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

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穰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洺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鬣鬣欲搏人車馬濺濕澗道水暴發舁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九退時時行絕蹬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為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策棄行李挾其人使佐舁束燎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噌

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陋而瘠其亡無所不絀
觳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履任
宋治平三年明道程先生來令晉城建鄉校七十二處社學
數十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耆風藹仁所在向化迄
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惟鳳臺城西北鄉地名書
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先生所設教之地
止此一區餘皆無聞矣檄下縣凡古晉城所轄遍加搜訪
于鳳臺之五門巴公有雍正十二年重修碑記大陽東明正德三年進士裴爵碑
記大陽西明天啟五年碑記來村一名鳳樓鄉有康熙四十五年碑記李村等里有
文廟六處叚郎先生鄉校之舊也于高平之辰堰鄙庄石
村勾要建寧前里建寧後里魏庄徘徊趙庄米山吳庄裴

五鼓復饋兩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王城門署邑者茹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讙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障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縣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闢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輒作一樓即神京所不如也莽蒼有氣槩若趙襄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

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八月京師及行
省鄉試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四年辛亥春正月定爲三
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二月會試事行中書省
命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爲主文官侍讀學士
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爲同
考試官以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知貢舉初場五經義各一道易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
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書曰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泉陳村李門馬村東宅周纂唐安古寨伯方有康熙七年重修碑記冨山原村小城等里有文廟二十三處皆無碑碣可稽即得一二重脩碑記皆明季及　國朝所立亦不言及創始年月要皆先生鄉校之遺址多歷年所日就荒圮今所訪合兩邑而止二十九處餘皆蔓草荒煙地且不可考况屋舍耶恐此後更多隳廢遂悉記其處以待考古者詳訪冬秀亭

陵川令黃國燦學廟記謂攷陵川宋金時七狀元接武十二進士濟美一邑之科名甚盛至明時澤潞沁遼四州三百年進士及第者才二人壺關郭狮洪武開科傳臚第一上寢其親置第二而以吳伯宗舉首前明高平趙軏郭狮傳載洪武登科錄曰洪武三年庚戌二月詔自今年八月爲

二場則禮論擬漢光武封功臣為列侯詔建武二年擬唐
太宗以馬周為中書令誥貞觀十八年擬唐魏徵謝除侍
中表貞觀七年三場策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為
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
尚矣自是以下漢以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定新樂祖孝
孫奏雅樂房元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
舉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干
戈載戢紀綱既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詔興科
第博采群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較藝請以立
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詩釐
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春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
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已未同
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襄公三年禮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四書撰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
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皋
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

祀焉果恍惚焉僾然而祀焉且神之為神也或寂或見果然
與祐焉今敎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蔑負何如哉所謂
勤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
不遑暇食者果何為耶豈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宜
莫急于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
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
然與蓋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明日張榜授
職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二甲楊自立等計十七名
出身三甲姚宗敬等一百名皆同出身賜伯宗朝服冠帶
授禮部員外郎三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詣先師廟釋菜
郭翀潞州壺關縣人授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

而聞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
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
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莅政也
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遺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
舉之與資格孰爲銓曹之要務乎鹽鐵國之大利也何以
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國
家惟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
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二月
[illegible]九月[illegible]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策以敬天
勤民爲問制曰天道穹隆而廻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
爲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

士定甲第而無去取蓋彷彿制科之意其無去取者豈革
前元胥役游食奔競非科貢不與官取士之數不足當任
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是以人才常不足用亦猶唐宋兩
太宗深鑒六朝五代之亂以刷滌垢汙勸人忠義爲本連
闢禮闈收采時俊嘗謂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并謂中式
舉人皆覽無去取也顧唐宋進士科兼詩賦明經科主經
義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於是焉出
蓋經義近正不免習爲學究詩賦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
百家古學有關於治豈詩賦之得人哉自安石黜詩賦崇
經義至今一以取士經義之外不問其餘經史百家不復
知爲何物學日專識日陋而才日下不過明經一科耳科

主事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李素翀同縣授宜春縣丞潞州晉昰樂安縣丞長子郭隣福清縣丞屯留王錫崇仁縣丞潞城張鶴鳴縣丞王砥縣丞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縣丞棟佰林實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自此至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八月鄉試辰戌丑未年二月會試按志稱皇朝洪武傳臚第一上覽其親置第二三百年間澤潞紀遼四州進士及第纔兩人以為澤潞沁遼之文章無以當上意先朝許狀元陳狀元趙狀元乚狀元祠雙狀元基不具載今澤潞沁遼乎澤潞沁遼之厄兩人不可不傳國家開科取士得人之制亦不可以不傳明之進士古之制

耳杜黃裳訪名士於今爽而李沂公獎孤寒於今幾迂李
崖州挪浮薄於今疑黨黨與成於下奔走而交而迂濶學
廢爲無用於是南宮進士東閣郎君有才如原父無勢似
章持應避不避而私牧之矣國宜擇谿沁遼之及第者總
少也大擇谿沁遼今國無文章也三歲傳臚拔擢平地登
天豈遂足以畢文章之能事而秤量人才可乎人才之有
愧於古經義累之也經義取士正矣士習不可猝變莫若
初場問策洪武初止一問題少則所對明所對明而士乃
通今三場科論表判題多則所學見所學見而士乃博古
天下通今博古之才不明經義者無之三場試經義上有
以辨所習之淺深下有以識所取之輕重天下之士皆爛

場雖兼論表判策非主司之所重亦非士之所習數其有無而已矣數其有無豈文章哉無文章安得有賢良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晉溪議官資之濫宜有黜落韓愈能文章黜於吏部歐陽修知文章則爲劉幾而必黜之去取不可以不嚴耶瓊山論題目之險國初題目見成通經者通其意耳後乃割截牽搭致文章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宋御藥院印給試題所出罷上請之例差試改人爲天地心賦開換題之端經義不可以不正王守溪廣經義取士之法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意必兼通諸經博學子史詞賦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劉業楊開特賜及第盛名不工爲詞蘇軾蘇轍爲展試期直諫

無爛者澤之鹽簇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壞利者出如梟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刼各縣鹽店十三處械石擊傷官弁雖捕殺七人後騈首而誅者至二十二戶民脅煽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伉守城戒嚴如遇大敵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囂凌漸流不靖爾民知向利而害隨之不若劉力畊桑以長享熙皞之爲安且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田不勝遽以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逆旅中揑說搆造一册行次汾水縣遂匿名詭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傳奇然及布置形勢關隘芻糧計畫精詳歷歷如見諸行事且將平

争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才之
用澤潞沁遼亦可以勉強有成矣
弛此偶談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
亥重行會試接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
以監生開科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二
年
萬壽覃恩重行鄉會試
今上即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國朝曠典而茲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澂斯郡民氣多惇良廼猶有不遑
者竊發致勞宸思雖不經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

無賴者釋之鹽策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攘利者出
如皋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刼各縣鹽店十
三處械石擊傷官弁甕捕殺七人後斬首而誅者至二十
二愚民脅從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仇守城戒嚴如遇大敵
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囂凌漸流不靖爾民
知向利而害隨之不若勠力畊桑以長享熙暤之爲安且
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用不勝遽以
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逆旅中揑說構造一册行次沁
水縣遂匿名詭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傳奇然及
布置形勢關隘芻糧計畫精詳歷歷如見諸行事且將乎

争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之才也
用澤潞沁遼亦可以勉强有成矣
弛此偶議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
亥重行會試按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
以監生開科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三
年
萬壽覃恩重行鄉會試
今上即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國朝曠典而兹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此斯郡民氣多悍艮廼猶有不逞
者竊發致勞廑患雖不經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
司之責也固當亟崇學校以自勵且以勵民

不妄攀連翟斌如靳廣等六人正法太原西市王君龍等八人監後取斬其案始定澤郡山頁險每易藏奸司牧者宜嚴禁左道勿令嘯聚致噬臍無及也

雍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沁河里茹立奇報秋泉里朱二海仙等聚衆行兇强浣旱婆糾率七村君民千餘人圍住黃河將言本村茹聚珍妻衛氏生下旱魃抱兒出驗並無帶毛而人多話襍聲稱無論是與不是必欲淋浣旱婆爲名竟將衛氏易穿孝服擡放下河澇浣冷水又將茹氏房屋扯毀手持三眼鎗大呼盤古初分浣過旱婆今日擧火星落在他家屋上稱他龍母三聲不出七日即雨現在五日內下雨此是明驗等妄語邑令羅著藻立即重懲枷示道惡

時睚眦之嫌亦盡行羅入并又造作姓名里居致使撲捉無辜驀地受拼幸獲卤在旦夕而震隣之驚已徧處處矣梟獍皮毛亦被文彩狡悍成性變而獷兇職在師儒宜以詩書導迎其善氣俾性情風化咸歸詠歌舞蹈之中良莠易殖稂莠不得而襍也

雍正五年間靳廣聚衆爲匪一節緣廣向入白蓮教長子縣張冉公黨冉公勢思刼掠富室繼濟源縣卜者翟斌如至潛謀不軌廣遂棄張依翟翟亦志在刼掠適魏智盜機先發廣黨遂毆差横行而逆跡大著矣其教有彌勒佛白蓮等名齋公齋母等目皆喫菜事魔法斷葷酒身被黃衣希散黃符朝夕禮拜病不服藥其葬親不擇地唯教主指示

此中他毒死皮肉起皰骨殖青黑也聞諸土人解毒法先用稻香焚燒并投柄木片入坑可辟臭毒又高平魏庄有豫民張敏等販猪爲業因小猪誤落糞坑二客下坑撈救皆中糞毒殞命驗其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發青與吳起鳳等同是糞毒殺人較他毒尤甚二案可謂明驗矣恐後人有疑留此備考并宜添入洗冤錄以清冤獄也

民俗小兒死不瘞棄置原野任群犬嚙咂謂可免生而不育之累過者不忍視夫父子天性死而掩之亦必有道乃爾骨條委𢖫嗌豈儀有仁心哉士君子急應善化導此俗

滑城以曉愚頑澤地多旱每逢祈雨輒妄指生見殘鉄及
墮地即死者爲旱魃其產母必將冷水淋洗多致產後受
傷身死聚衆橫行愚民惡俗殊駭聽聞其妄誕不經與河
伯娶婦何異父母斯民宜申厲禁
澤郡五屬皆山高土瘠耕者以積糞爲壅灌計否則儉收矣
孟子所謂百畝之糞蓋統上下農夫而均利之每見居民
交契皆載糞池幾區坑厔幾所入券中一有不均攘臂結
訟其俗習如此高平生員祁軾家因淘糞坑與趙鳳等塹
斃三命高平褚泠因洗冤錄不載糞毒一條擬案拚豐覺
以嚴斃遞報嗣委鳳臺羅令檢驗三屍並無傷痕惟牙根
骨青黑色仵作僉供坑穢久積遂春夏秋三季毒氣鬱蒸

